


洛霞孤鶩



張恨水 著

第一冊

世界書局印行

自序

吾人作事，理知常有與感情衝突之日，而一涉兒女私情，尤所不免。當此時，苟非聖賢，恆躊躇無以救其窮，能決其趨向者，私人之利害而已。然卽此利害趨避，人亦多取快於一時，而忘其將來，彌縫不善，終於身敗名裂者，蓋比比是。故求超人難，求完人難，求明於利害之人，亦無不難也。

或問如何可謂之可人？則吾書所舉數主角，庶幾近之。至其結果不同，則由於各人之個性者半，由於各人之環境者亦半。有甲乙二人於此，甲逞才，乙藏拙，甲貪功，乙守成，甲投機，乙率真，則成敗之分，自乙多而甲少。然有人明知才不可逞，而環境逼之不能不逞，功不可貪，而環境誘之不能不貪，機不可投，而環境逆之不能不投，蓋利害當前，卽可兒亦無從別辨之矣。此老

子所謂造化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者也，豈僅社會之罪惡而已哉！吾於是乎作落霞孤鶩。

二十年五月十日張恨水序於舊都

目次

第一冊

- 第一回 雪巷遺金解囊感過客 妝台調粉對鏡惜華年
- 第二回 濯帕心深倩人勞素手 追蹤路渺戲雪蹴蠻鞞
- 第三回 忍淚受淫威鷄羣獨活 叩閣施急智虎口親援
- 第四回 難報美人恩馳懷遠道 欲煩青鳥使託意微資
- 第五回 折柬儲愁無緣勞鮑叔 挑燈溫夢何計託朱家
- 第六回 銀餅學梭投狂奴折齒 鳩膠和蜜飲少女輕生
- 第七回 墜淚登車歎無家可別 傾心握手早有夢相親
- 第八回 夜話纏綿可憐兒女意 深居寂寞無奈管絃聲

第九回 索驥一仇人尙追囚鳳 牽絲三月老故獻藏珠

第二冊

第十回 艷影重窺因緣原是巧 靈犀暗合姓氏却疑同

第十一回 所舉非人叨叨空弄舌 相知者我脈脈已傾心

第十二回 鈿盒朝供求凰配犬子 鐵窗晝閉入獄避獅威

第十三回 聽雨度涼宵懷人不寐 破門突火陣救友忘危

第十四回 鴛誓背人移酬恩割愛 鸞書當面押飲恨訂婚

第十五回 喜信飛來放懷探舊雨 佳期空到撫影泣新人

第十六回 握手動幽情綠窗低訴 登堂飛喜色紅燭高燒

第十七回 霞鶯齊飛香車迎義友 薰蕕同器蓬屋納佳人

第十八回 酌茗約清談良宵緩度 拈花作微笑好夢將圓

第三冊

- 第十九回 鬧市見情儔停車道故 寒家驚貴客割臂傳神
- 第二十回 曲訪深居登堂疑獨見 突驚絕艷納幣祝重來
- 第二十一回 意外殊榮武冠許拙匠 當前奇恥釣餌囑新娘
- 第二十二回 反翻思潮含羞遣翠袖 犧牲色相強笑入朱門
- 第二十三回 躊躇夜深歸燈前低問 蹣蹣路半約席上輕談
- 第二十四回 曲院逐芳姿暗偷羅帕 酒樓訂後約親送歸車
- 第二十五回 忿語激良人含機失笑 忘情款愛友把茗移情
- 第二十六回 共感飄零羨稱白玫瑰 都忘廉恥微諷野鴛鴦
- 第二十七回 情所未堪襍被辭家去 事非無意題箋續句來

第四冊

第二十八回 錦字欹斜暗藏心上語 眼波流動頻負局中棋

第二十九回 小會名園幽林藏密影 窮居客館深夜落啼痕

第三十回 進退兩無因徘徊踐約 笑啼都不是委屈承歡

第三十一回 衣履隔夫妻突沾惡疾 閨房來姊妹漸佈疑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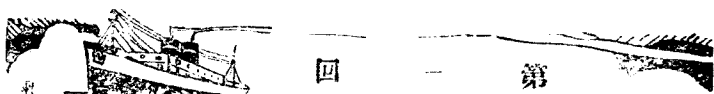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回 入幕興謠暗疑不速客 揮毫明志立寫絕交書

第三十三回 一紙露真情驚心墜地 雙珠誌別恨割席還家

第三十四回 引類過倡門邪言共誘 探蹤到寒舍熱淚同傾

第三十五回 朋友互欺當場來間諜 翁姑同拜捨命作情俘

第三十六回 百日困魔城怕看滿月 一聯留血淚慘失飛鴻



第一回 雪巷遺金解囊感過客 妝台調粉對鏡惜華年

這是一個冬天的早晨，天氣陰黯黯的，天上不見太陽，也不見雲彩。只是霧沉沉的。舊京的東城，離城牆不遠，有一條冷靜的胡同，空蕩蕩的，家家都關閉着門戶，似乎這胡同裏的居民，都像這天氣一樣，萎靡不振，胡同盡頭，有個成衣舖，舖外挑出一塊布市招，在空氣中微微擺動着，這可以知道有點風了，在這風裏頭，忽然撒鵝毛片似的，撒上一陣大雪，地面上立刻鋪上了一層薄的白氈。這雪片落在地下，不會有人踏破，整整的一片白色，非常之好看。全胡同裏，一點聲息沒有，兩邊人家牆裏頭，杈杈槎槎的樹枝，各伸出來，互相的望着。這雪一陣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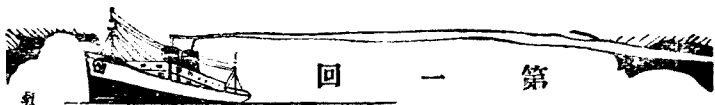
湧了下來，向瓦上樹上蓋掩着，彷彿這樹上也有點瑟瑟之聲，如春蠶吃桑葉似的，然而這越顯得這胡同是寂靜的了。許久許久，轟的一聲，有一處人家把大門開了，接上大門閃動，自搖着門環響，這才打破了這胡同的沉寂。那大門樓下，跟着走出一個女孩子來，看那樣子，也不過十六歲上下，雖然是大雪的天氣，她身上還只穿了一件極薄的灰布棉襖，袖子短短的，露着兩截光胳膊在外。那胳膊溜圓，倒顯出筋肉的美，只是也不白，也不黃，凍得變成紅色了。她那童化式的短髮，不曾梳光，蓬鬆着滿頭，前面的頭髮，一直罩到肩際。不過雖是這樣，她那鵝蛋臉兒，在憔悴的當中，終於還帶了三分秀氣。她右肘上背了一個小菜籃子，倒插了一把稱，稀梭稀梭，一步一步踏着地上的乾雪，向胡同口外走來。她身上沒有插兜，兩隻手便插在短襖子衣襟底下取暖。她



第一回

大概是冷得很厲害，只看他鼻子裏呼吸出來的氣，一陣一陣如水蒸汽一般，知道空氣嚴寒，她體溫抵抗的程度了。她儘管這樣低頭走着，忽然停住了腳，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一想之下，立刻兩手渾身摸索一陣，一面摸索，一面回轉身來，低頭向雪地裏尋找。在她這樣尋找的時候，旁邊小胡同裏，恰好走出來一個短衣的漢子，那人行走極快，向胡同中間一步搶過來，彎着腰在雪地上檢了一樣什麼東西，起身便走。這女孩子看見，連忙大聲喊道：那位先生，那是我買菜的錢，你不要拿去。你作好事，不要檢了去，檢去了，我沒有錢買菜，我就不能回家了。那個漢子回頭看了一下，向前跑的更凶，立刻就見了。這位小姑娘眼望追趕不上，站在雪地裏發楞，一步動不得，那鵝毛片子似的雪花，沒頭沒臉向她身上亂蓋，她却絲毫不覺到，只是手挽了一個小菜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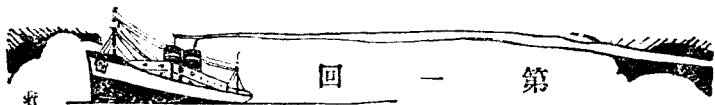
呆呆的站着。這時，她身邊來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年，他穿了件西服大衣，將領子高高豎起，將臉遮了大半邊。曾下來了一個破舊的皮包，兩手插在大衣袋裏，人縮成一團，在雪地裏低了頭，只管向前走。他走過了這女孩子面前，有點奇怪，怎麼這大雪，站在胡同中間不動。原先還不十分注意，走過了幾步，再回頭一看，見那女孩子還是不動。這樣一來，不由得他不注意了，便回轉身來，遙遙對她看了一眼，便問道：喂！這位姑娘，你怎麼了？那女孩子望了他一望，似乎恢復了知覺，對他搖了一搖頭，意思是叫他不要過問。那少年道：姑娘，你是迷了方向哩？還是受了凍？她依然搖了一搖頭，不肯說出來。這少年倒爲難了，置之不問吧？已經是和她說話了。要問出一個底細來吧？然而她總是不肯說。正自猶豫着，旁邊小門裏，出來一個老婦人，身上倒穿得整齊，也挽



第一回

了一個菜籃子，先呀了一聲道：落霞大妹子，你這是怎麼了？那少年倒奇怪，這樣一個寒酸的女孩子，倒却有如此漂亮的一個名字，這是什麼人呢？那落霞這才開口，就走近一步，迎着那老婦道：馮家姥姥，你瞧，我今天倒霉極了。一出大門，把一塊五毛錢的菜錢丟了。丟了倒也算了，我親眼看見一個人檢着跑了。那老婦聽說，兩道眼光，不由得就向那少年身上射了過來。少年笑道：姑娘，你總認得那人，不是我檢了吧？落霞道：先生，我沒有說你呀。馮姥姥道：大妹子，你丟了錢怎麼辦？回家去不挨打嗎？落霞道：挨打？那是好了我了，恐怕還要在雪地裏罰跪呢。姥姥，你修修德，送我回去一趟，給我們太太講個情，別說錢是丟的，就說有人在手上搶去的得了。她說這話，兩眼望了人家，一汪眼淚，幾乎要吊了下來。馮姥姥道：送你回去也不要緊，但是這個時候，你們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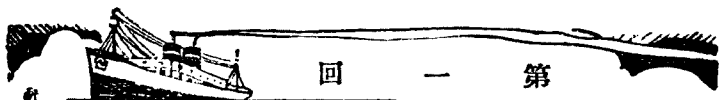
爺太太，不見得都起來了吧？若是他們沒有起來，就去說情，把他們吵起來了，更是替你加上一分子罪，那又何必呢？她想這話是對了，站着說不出話來。馮姥姥道：我是極願幫你的忙，可是我真拿不起那一塊五毛錢，要不，我真給你墊上，免得你今天回家去受罪。落霞道：我昨天揀了兩個茶杯，一頓打還記在賬上呢，今天再丟了這些錢，我真別想活着了。我也不回家了，我想法子逃命去了。馮姥姥道：小姑娘別瞎說話，你要逃命，往那裏逃？那少年夾了一個舊皮包，依然站在雪地裏，呆望着，見她兩人說了這久的話，依然沒有結果，就對那老婦道：老太太，我要多一句話，若是有了那一塊五毛錢，這姑娘就沒有事了嗎？那馮姥姥道：那自然。要不，先生你借給我一塊五毛，你告訴我府上在那裏，明天我兒子發下工錢來了，我讓他送到府上去。那少年道：這樣一個小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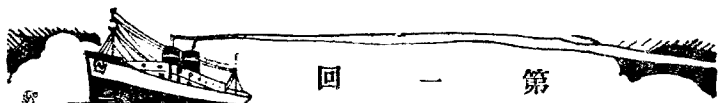
忙，我還算幫得起，也用不着談什麼借不借，還不還。說時，在身上掏出一捲票子，也有鈔票，也有銅元票，胡亂捲在一處的。他掏了出來，數了一元五角，交給老婦手上，笑道：二位這可不用爲難了。馮姥姥接着錢，不覺打了一個躑，口裏連聲道謝。一回頭，見落霞還是呆望着，便道：大妹子，你也謝謝人家，別發楞啦。落霞這才和那少年微鞠着躬，道了一聲謝。那少年只說一聲，很小的事，也就轉身走了。馮姥姥將錢交給落霞道：你造化，遇到這位……！你瞧，我們一對糊塗蟲，萍水相逢，要人幫了忙，怎樣連人家高姓大名，都不問上一聲，這真有些說不過去了。落霞道：不要緊，這個人，常走這裏過的，我碰見過他多次，下次遇見了他，我請教他就是了。馮姥姥道：下次知道碰得着碰不着，就是碰得着，也要今天問人家才合理。落霞道：機會反正是錯過去了，悔也來不及，

現在我們一塊兒上菜市去罷。馮姥姥空抱怨了一陣子，沒有法子補救，也就算了。一個鐘頭以後，落霞和馮姥姥由菜市上買了菜回來，那胡同裏的雪已是落有好幾寸厚，剛才自己站着發呆的地方，剩下的脚印，讓過路的，踏成了一遍，又薄薄的蓋上一層雪了。馮姥姥到了家門口，叮囑道：好好回去作事罷，可別把這話說出來。說出來之後，你更有一頓重打，我還要招怪呢。落霞道：你老人家放心，我那有那樣不懂事，這樣的話，我都去告訴人嗎？說着，又向她道了謝，然後回家。這時，已有十點鐘了。落霞的主人趙重甫，已經起來了，正披了大衣，吩咐包車夫拉車，要去上衙門，一見落霞回來，便正着臉色向她道：你今天買菜，怎麼去這樣久？事情都沒有人做，你太太叫了你好幾遍了。落霞聽了這話，趕忙提了菜籃子進廚房。女僕楊媽，抄了兩手，坐在灶前烤火。便



道：你這孩子，今天去這樣久，有許多事，我都替你作了。閻王婆等着你，溫牛乳喝，還不上前作去。落霞道：我今天……楊媽道：你不必和我說了，你趕快作事去，是正經，有什麼大理，和閻王婆說去罷。說畢，倒笑起來了。落霞見他如此說，恐怕女主人趙太太有什麼要緊的事相找，也未可知。只得拍了一拍身上的碎雪，又伸手摸了一摸頭上蓬亂的頭髮，然後忙向太太屋子裏來。但是剛走到屋子門口，只聽到趙太太在屋子裏咳嗽了一聲，就不覺胆子向下一落，腳頓了一頓，然後慢慢的挨門而進。一進屋子門，只見趙太太擁了棉被，斜靠了床坐着，手上拿了一枝烟捲，很自在的抽着。一見落霞進來，便罵道：死東西，上街一趟，你就忘了回來了。不定偷了我多少錢，在街上買東西吃。你說，你今天爲什麼去了這樣久？落霞道：因爲下雪……趙太太也不等她說完，就

向她大喝一聲道：下雪怎麼樣？下雪的時候，不要吃飯了。無論你作錯了什麼事，你總有話說。落霞見太太這樣批評，就不敢再說什麼了。就是趙太太要她作什麼事，也不敢去過問，只望了趙太太發呆，兩隻手放在衣服底下也不好，垂下來也不好，拾起來也不好，兩隻光手臂，輕輕撫摸了一番，向後退着，靠了一個棹子角，也不知道怎樣好？趙太太瞪了眼睛罵道：死東西，又變成這種死像了。說時，彎了腰在床面檢起一隻鞋，向落霞劈頭拋了過來。落霞將身一閃，那鞋子不偏不欹，拍的一聲，反而打在臉上。落霞抽出懷裏一塊舊手絹，將臉上一塊青灰，擦了一擦臉，依然站着。趙太太道：該死的東西，你怎麼又變了死相了，還不把那隻鞋子，給我檢了過來，我不要下床嗎？落霞看看那情形，不檢過去是不行，只得一彎腰將鞋子檢了，輕輕的送到床面前，放在踏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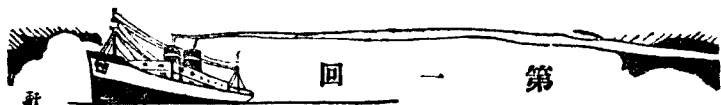
回 一 第

的地毯上。趙太太下了床，踏了自己的鞋子，用手向落霞一推道：滾了過去罷，我看見你就要生氣。她這一下，推得非常用力，落霞幾幾乎向前一栽。但是落霞對於這件事，不但不恨她太太，反覺的是受了皇恩大赦一樣，連忙走了出去。自己心裏對於今天失錢的事，却也無所謂，心裏先只惦記着，昨天打破兩隻杯子的事情，今天不知道要怎樣的交賬。現在見太太並不追問，這真是平平安安逃出了一個關劫，不能慶幸了。出了女主人的房，自己就溜得自己屋子裏去，用溫水洗了一把手，全手臂摸了一些凍瘡藥。一張破茶几，當了洗臉架子，就放在一個窄窗戶前。在這裏，窗戶直梁上有一個釘子，掛着了一面一裂兩開的鏡子，可以照着自己一個不全的影子。自己對了鏡子忖度了一番，心想，就憑我這種樣子，是那裏有賤相，應該給人當丫頭奴才的。那

個拐小孩子的拐子，只圖着幾塊錢，就害了我一生，今天那個送錢給我的人，不知道他猜我什麼人？但是憑我這種衣服，又裝出那種可憐的樣子，他未必不知道我是個丫頭。一想到這裏，把原來不很大掛心的事，不由得要細細的玩味起來。心想那個人決計不是中下等人，是個中等以上的人。常是看見他夾了一個皮包，由這胡同過去，或者由胡同那邊過來，似乎是個文墨中人。但是也不像是個學生，有時他穿長衣，也加上一件青呢馬褂，或者是個機關上的人吧？那人說話，也帶些南邊口音，當然不是北邊人，也不是個久住北京的人。只管把這個人的情形，細細推想着，對着鏡子看自己的影子，影子看着了人，人却没有看着影子，眼睛所看到的，恍惚是一胡同雪，自己站在雪地裏呢。她的屋子，便是楊媽的屋子，她不過有一扇小門板，搭了一個小舖，住

在一邊罷了。這時，楊媽進來了。先還不曾注意，以為她在照鏡子，後來見她老對了鏡子望着，不曾離開，這事可有些奇怪了。因道：喂！你在做什麼？早上的事，你做完了嗎？為什麼老望着這面鏡子？落霞這時才醒悟過來，笑道：我告訴你一件事。只說了這七個字，向着楊媽搖了一搖頭道：算了，我還是不說罷。楊媽道：去罷，去作事是正經，那個要聽你那些不相干的話。還有好幾間屋子裏的地，不會掃呢。就在這時，早聽得有人叫了一聲落霞。楊媽道：你瞧，大小姐在叫了，就是她屋子裏的地還沒有掃，你真不怕她麻煩嗎？落霞也來不及和楊媽說什麼，已是飛步向趙小姐屋子裏而去。這趙小姐芳名婉芳，為人却又是一樣，不婉不芳。這時她坐在一張梳妝臺面前，已是梳洗完了，兩手正調着香粉，滿臉的搽抹，在鏡子裏看到落霞進來，回轉頭，惡狠狠的對她瞪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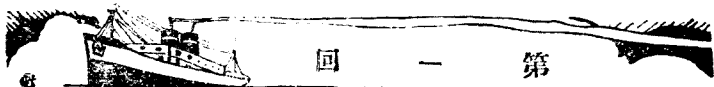
眼道：你還記得到我這裏來？這樣冷的天，爐子裏的煤，添一回你就想了事。落霞料着是叫來向鐵爐子裏添煤，一看盛煤塊的鐵斗，已是空了，就提了煤斗，要去裝煤。婉芳道：誰要你忙着去裝煤，給我倒一杯熱茶來。落霞聽說，於是放下了煤斗，給小姐倒茶去。倒了一杯熱茶，兩手捧着，兢兢業業，放到梳妝棹上。婉芳右手拿了一把小牙梳，正在梳理他額前的劉海髮，左手拿了茶杯的把子，很隨便的就將這杯茶向嘴裏送，只呷了一口，啣了一聲，將杯子向下一放，罵道：叫你倒熱一點的，你就倒這樣滾熱的，把我的舌頭都要燙焦了。落霞不敢作聲，只呆在一邊。但是她將劉海梳了幾下之後，慢慢的也就把這杯茶喝下去了。因道：我要看報去，把我棹上的東西，給我收拾收拾。那兩小瓶子香粉，給我併攏裝到那個空的大瓶子裏去。這粉要值兩塊錢一瓶，你不要



第一回

撒了我的。我知道了，我不依你。說畢，他自走了。落霞見梳裝臺上一二十樣化妝品，弄得亂七八糟，只得慢慢的清理了一番。清理過了，留着兩個香粉瓶子在一邊。真怕裝粉的時候，會把粉撒了，因之先拿了兩張乾淨紙，舖在棹上，然後在妝臺屨子裏，取出了個銀挖耳爬子，對着那紙，將粉由小瓶子裏，緩緩的向大瓶子裏灌。手裏裝粉，偶然一抬頭，看見那面大圓鏡子裏，自己的影子，這比自己那面破鏡子照的更清楚了。情不自禁，用手指頭蘸了一點香粉，就要向臉上擦。手指剛挨到臉，連忙放下來，自己心裏自罵道：還高什麼興，打算擦香粉，知道了，不^打也要挨一頓重罵。擦香粉，你這臉配嗎？想到這裏，又不免再向鏡子裏，仔細看看自己的臉。看過了一番，覺得自己雖不怎樣美麗，然而以小姐而論，她是一張馬臉，而且皮膚也很黃，她每天幾次用脂粉和潤

皮膚的化妝品去搽抹，也未見得美。她知道自己是馬臉，把前面的劉海髮梳得長長的，來蓋住她臉的長度，這也不算什麼特出心裁的裝飾？她是今天這樣一件新衣，明天那樣一件新衣，只揀新式樣做，居然有人稱她美麗，她自己也很自負。天下的女子，沒有不覺得自己長得美麗的，有衣服穿，有化妝品用的小姐們，在美麗兩字上，還要自加上特別兩個字，縱然有缺點，她也以為那可以掩飾過去，無關大體的，像當丫頭的，就不然了。一天到晚，受人家的糟踏，自己也覺頭來不及梳，衣服來不及洗，總是讓人說着寒蠢。設若我也是人家的小姐，現在正是鼓兒詞上的話，年剛二八，換上好衣服，配上好化妝品，我們小姐這樣子總也有，何況我就比她小個四五歲哩！咳！這樣好的青春年少，我就是揅着煤烟，裂着手臂過去，說起來真也可惜。人生一世，草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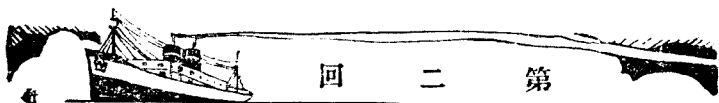


第一回

春……拍的一聲，手上拿的那小玻璃瓶，也不知怎樣的會脫了手，向地板上一落。玻璃瓶子打碎了不要緊，若是把香粉撥了，這可不得了。立刻打斷了一切的念頭，一陣陣身上冒着冷汗，正是：

已到情天將繫候，
不經意處有愁來。





第二回

第二回 濯帕心深倩人勞素手 追蹤路渺戲雪蹴蠻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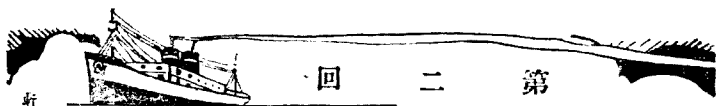
却說落霞正在調弄香粉，想到了自己的年歲與身分問題，只管出神，不覺把玻璃瓶落在地板上了。連忙彎腰一看，所幸瓶子是裝滿香粉的。雖然跌落下來，還只跌了一道縱的裂痕，未曾破開，連忙檢了起來，忽忽忙忙換個玻璃瓶裝了。這個玻璃瓶子，不能讓大小姐看見，便揣在衣兜裏，以便等到出門時，丟到大街上去。大小姐也因為她的表弟朱柳風要來，將小書房裏檢點了一番，拿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譯小說，坐在沙發上看，落霞慢說是打碎了一隻小玻璃瓶子，就是打碎了她再大些的東西，她也來不及過問了過了一會，大門外按着電鈴響，

婉芳連忙喊道：落霞落霞，開門去，開門去。她一面說着，一面跑進來找人。落霞聽到她那樣急促的呼聲，叫去開門，便知道是朱家表少爺來了。因為這樣兩種暗號，可以識別，第一是那鈴聲響的非常長久。第二是婉芳來叫去開門，因為若是別人來了，小姐是決對不去注意的。落霞搶着去開門，婉芳也搶着到書房裏去。剛是坐下，拿起那本小說，便聽到外面皮鞋響聲，是表弟到了。分明聽到他拉着門，已是進來了，却把兩隻眼睛，死命釘住在書本上，似乎一點也不知道有客進來似的。柳風道：真用功呀，人進來了都不知道。婉芳一抬頭，喲了一聲道：這真對不住，我看書看糊塗了。一面說着，一面站起身來，將書向沙發上一扔，伸了一個懶腰，向着柳風笑道：外面大雪停了，沒有天氣冷得很，我怕你不會來的呢。柳風笑道：我從來不肯失信的，說了來我準來。婉芳



道：那末，可以獎勵一下子，就在我這裏吃午飯罷。我叫他們給你蒸上一腿南京鴨子，再扇上一個火鍋，好不好？柳風沉吟着道：照說是極優待了，但是我十二點多鐘，還約會了一個朋友，恐怕來不及在這裏吃飯了。婉芳道：你既然有事，那就不敢強留了。一面說着，一面坐下來，懶懶的把那本書又捧起來看。柳風笑了一笑，便道：我去看看姑母去。這個時候，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起來沒有。他說着，自向上房裏走。趙太太坐在堂屋裏，圍了爐子坐着，看到玻璃窗外院子裏的雪，已經慢慢衰微下來，落的不是那樣，便道：咳！可惜一場雪，只下了七八成，再下一兩個鐘頭大的，這雪就好看了。柳風一推門進來了，趙太太見他穿了格子花呢大衣，脖子上圍了一條白絨繩圍巾，便道：你不是到書房裏去了嗎？怎麼大衣也沒有脫？柳風道：我就要走的，由門口經過，順便進來。

看看。趙太太道：下雪的天，在家裏烤烤火多好，就不必到處亂跑了。柳風笑道：做男子的，那裏能夠像太太小姐一樣，可以平平安安在家裏烤火？說到這裏，楊媽進來了，笑道：表少爺，這樣冷天，還是穿中國衣服好，西裝受不了呀。柳風道：我穿了西裝，也就不覺得冷了。楊媽抿嘴笑道：既是不覺得冷，爲什麼不脫大衣呢？柳風道：我就要走的。楊媽道：那不好，你要吃了午飯去。小姐給你預備了鹹鴨子，又預備下了火鍋，你不吃了去，太對不住人了。柳風道：落霞怎不來說話，她一開門，就不見了。再要說時，婉芳進來了，對楊媽微微瞪了一眼道：你知道什麼？亂留客。你想想是吃火鍋鹹鴨要緊呢？還是去作事要緊呢？表少爺很忙，你拚命的留住人家，他就是吃了飯，心裏也是掛記着他的事，吃得一點不舒服。柳風笑道：表姐越過越會說，叫我真沒有法子分辨。一面說着，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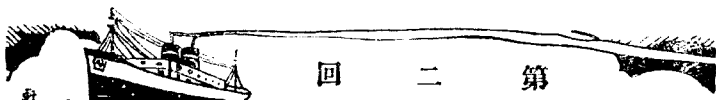
一面脫大衣，大衣脫下來，楊媽接過來了，他就除下圍巾，隨手要交給楊媽。婉芳道：「楊媽，你可別接着表少爺的大衣，人家真有事呢。你瞧，帽子都忘了摘了。」柳風取下帽子，向婉芳拱了一拱手道：「得！表姐，你包涵一點，我認錯了。」趙太太先只坐在一邊微笑，見柳風有一種討饒的樣子，這才道：「婉芳是怕你不吃飯，所以把話氣你，你不要信她，我也是無聊得很，你就在這屋子裏烤火，陪着我談談罷。」楊媽見表少爺已經留下來了，用不着站在這裏，就把大衣和帽子，一齊送到婉芳臥室裏去。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飯都預備好了，又要添菜，死冷的天，只管找了事給人家做。」落霞在屋子裏拿東西，便道：「你罵那個，聽到了可是禍。不是你在堂屋裏留客嗎？」背後又說別人，誰教你作那本人情賬？楊媽道：「我才管不着呢。我在少爺頭上作什麼人情？我是話匣子，替人家說的。」

不說也得成啦。落霞有一句話正待要說，婉芳却忽忽忙忙的跑來了，接過大衣，在大衣上幾個袋裏都搜索了一遍，在裏面袋裏掏出了一封信，半張電影院的戲票，都仔細的看了一看。看過之後，似乎沒有得着什麼成績，將票子和信，依然向袋裏揣進去。這才回轉頭來一看，楊媽走了，落霞還在這裏。因問道：「剛才你們兩個人說些什麼？」落霞道：「我沒有說什麼，楊媽說這大衣的呢子很好。婉芳笑道：「朱少爺的東西，那裏有壞的，他是一個最愛美的人呢。你看，他比秋天長得更清秀不是？」落霞雖沒有仔細去看表少爺的丰彩，但是小姐肯和自己談話，那就是極端高興的時候，一個月也難碰一次的，這個可以見好的機會，不可錯過了，便笑道：「可不是，他穿西裝最好看。婉芳很高興，就復身到堂屋裏來，望着柳風好笑。柳風道：「表姐望着我笑什麼？」婉芳道：「你們男子



總說愛俏皮不怕凍，現在看看你們男子怎麼樣？不也是只要俏，凍得跳嗎？趙太太道：冷倒罷了，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我也要勸柳風暫時不穿西裝爲妙。柳風道：還有一件什麼事呢？趙太太道：現在軍警機關捉革命黨捉得很厲害，穿西裝在滿街跑的人，都要受一點嫌疑。柳風笑道：捉革命黨？不要笑死鬼了。你們這附近，就有個革命黨窠子，軍警機關可曾正眼看人家一看。趙太太瞪了眼，呀！一聲道：什麼？我們這裏有革命黨窠子，在什麼地方？柳風道：就是這胡同前面的求仁中學。婉芳道：這可見得你是瞎說了。那學校只辦了一兩個學期，學生全是些小孩子，他們那裏會做革命黨？柳風道：學生不革命，教員不能革命嗎？本校教員，不許借這地方作機關嗎？婉芳道：只要你不混進去，冒那個危險就是了，管他怎樣鬧。朱柳風聽了這話，却望着婉芳微笑。婉芳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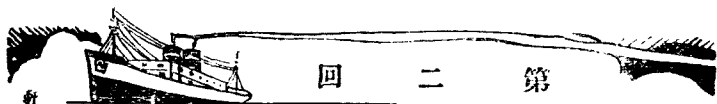
不知道他笑的命意何在，反正是對着自己笑，不由得心裏一陣癢，也向柳風笑起來。可是一看母親在這裏，這笑笑得有點尷尬，連忙將笑容收了，就對他道：你看你口袋裏那條手絹，髒得那樣，我給你洗一洗罷。柳風聽說，便笑着道了一聲勞駕，將上下口袋裏兩條手絹都交給了婉芳。婉芳笑着接了，就問還有沒有？柳風笑道：有是還有一條，放在大衣袋裏，勞你的駕，在大衣袋裏給我拿一拿。婉芳笑道：那不好，你袋裏恐怕有我不能看的東西，若是我掏了你的衣袋，很犯嫌疑的。柳風道：沒有關係，我袋裏絕對沒有什麼秘密就是有的，對於姑丈家裏，也沒有不能公開的。婉芳笑道：你這話說得真大方，那末，我不能不一齊拿去洗了。說着，拿出堂屋來，將落霞叫到自己屋子裏來，拿出四條手絹，交給他道：用我的香胰子，使勁把這手絹擦一擦，回頭找對表少爺



第二回

說是我洗的，你可不許多嘴。落霞答應，就在屋子裏洗，婉芳自在一邊看守着，洗得乾淨，她就接過，帶上堂屋，放在爐子邊烤。落霞隨後跟到堂屋，只見柳風儘管向婉芳道謝。眼光可不住的向落霞射來，落霞以爲他或者知道內容，也不理會有別意。婉芳道：這又謝什麼？那回你脫下的襯衫，送一件來，我給你洗洗看，包是不亞於洗衣房裏出來的東西。落霞在一邊聽見，心想這倒好，四條手絹剛洗得，又給我下了一件襯衫的定錢了。但是這四條手絹的魔力，果然不小，柳風已是歡歡喜喜的在姑母一處吃飯。吃飯的時候，趙太太又說，姑丈這幾天很忙，老是不能回家來吃飯。總長很聽他的話，有升任司長的希望，那個時候，我一定給你姑丈說，你也在部裏找個位置，不要在洋行裏混。那三四十塊錢的小事了。婉芳便插嘴道：那是的。我想一個一等科員，表弟總

可以担任，父親名下，有自己一個親信的人辦事，也可以放心些，媽，你說是不是？趙太太點頭道：那是當然。你父親的事情發表了，我一定對他說，要把這事辦成功的。柳風聽他母女兩人，談來談去，都是對自己一番好意，陪着吃過了飯，就不好意思再說要走的話，就陪了她母女倆，有一句沒一句的向下談着。在他們自己當事人，却也無所謂，落霞在一邊看見，心裏便添上了一個疙疸，我們小姐真有本事，表少爺進門之後，大衣也沒有脫，本來馬上就要走的，不料她三言兩語，就把客留下了。不但留下了，而且還把他留下了這樣久，這樣看起來，男子究竟是容易軟化的，就看女子的手段如何罷了。表少爺雖不是什麼美少年，總比我們小姐高上一兩個碼子，然而他一見着她，就加倍的迷戀，可見得女子在顏色以外，另外還有一種制服男子的手腕。心裏



第二回

這樣的想着，對於婉芳的行動，也就不住的注意。日裏看見了，晚上睡到床上去，就情不自禁的，把這些男女問題，慢慢想了起來。然而轉身想到自己，一個當丫頭的，那裏有男女問題可談，連身家性命，完全都是飄渺的，還去想這些閑風情作什麼？因此每每想到半夜，又把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完全推翻了。腦筋裏，從來沒有留過男人的影子，有之便是最近那個幫助一回錢的少年。對於他雖沒有情字可談，然而萍水相逢，得了他慨然的幫助我，而且連姓名也不會說，心裏未免過不去，怎能一點影子沒有？可是看他那情形，錢並不是交到我手裏，當然是無意於我的。我雖是個苦孩子，豈能爲着人家，這一點小小的幫助，就計在心裏？這樣說來，彼此却不應有什麼痕跡在腦筋裏。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錢雖少，人家的情不可忘。你看，小姐只和表少爺洗幾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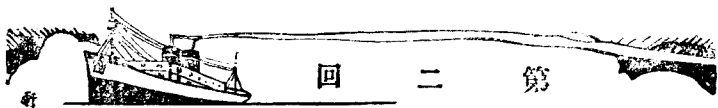
手絹，他就把來的原樣子變過來了，那幫助更小了。她自那一天起，只管把自己的事，人家的事，不斷的向下想着。爲了這樣想，每日清晨上街去買菜，經過那少年幫助的地方，便會突然的想起那件事，有時候發了呆，還不免站在那地方，向兩邊望了幾望。約莫過去了一個禮拜，又是一個大雪的清晨，落霞提了菜籃子，在雪裏走着，又在發呆，猛然一抬頭，那個幫助錢的少年，又夾了一個皮包，又由這胡同穿過。他頭戴着一頂盆式帽子罩到眉毛邊，大衣的領子，又高高支起，將兩邊臉都擋住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有人站在路邊。落霞見着人家覺得未便置之不理，連忙和他點了一個頭。但是在她點頭時，人家已走遠了。這時忽然想起，馮家媽媽說了，怎麼不問問人家的姓名，今天遇到了，就該問一聲才好。於是跟着走下去，就要問他。無如這人只是一味低



第二回

頭的走，却不曾理會到身後有人問他。落霞輕輕的叫了一聲先生，那人不知道是叫他的，脚也不曾停止一停，只管向前走。落霞一聲叫不應，一股子勇氣，就挫下一半去了。在他身後，伸手招了一招，一句先生，好久不會出口。那人到了胡同盡頭，身子一轉，落霞怕他要回轉身來，這第二句先生，待要喊出，又忍回去了。只在她這樣不住的猶豫，那人已經走遠了。這轉彎的所在，是個冷胡同，這樣大早上，還不曾有人走過，那人由胡同裏過去，猶如在白玉板上，留下一道痕跡。落霞追上來，見那皮鞋脚印，深深的印在雪裏，試着將自己的脚，補着那脚印，一個一個的踏着，不知不覺的，一步一個脚印踏了去。心裏想着，我這樣的踏他的脚印，不知道他也有什麼感覺沒有？但是我這個思想太怪了，人在他身後叫着先生，他都不知道，留下來的脚印，儘管讓人踏，那有

什麼關係。我正要追人家，怎麼想這樣不相干的事情？猛然一抬頭，這一條短短的冷胡同，已經走完，現在到了大胡同裏來了。這條胡同，是由西往東的要道，來往的人不少，雪地裏腳印車轍，很是雜亂，那裏追蹤去？附近原有轉彎的胡同，那人已轉到那裏去，也不可知了。胡同轉角處，有一枝電線桿子，落霞將身靠了電線桿子，看到腳下堆了一堆雪，將穿的一雙破皮鞋，踢着雪團，向胡同中間亂飛。心裏想着事，腳不住的，將雪向路中間踢。忽然之間，也有一塊雪，冰冷的直撲到臉上來。抬頭一看時，只見兩個十歲的孩子，一個人拿了一塊雪向自己打來。落霞停了腳，笑道：小兄弟，你爲什麼拿雪打我？那兩個孩子，各人身上，背着一個書包，分明是兩個小學生。有一個小些的道：你把雪踢我們，你倒反問我們啦。落霞忽然省悟過來，低頭一看，見自己皮鞋口裏



第二回

還積了許多雪沒化，便走上前，給那兩個孩子身上，拍了一拍雪。笑道：小兄弟，真對不住你，我是踢着雪好玩，可就沒有看到你兩個人。你兩個人在那個學校讀書？大孩子道：我在求仁中學附小讀書。你是上菜市去，你走我們學校過去，也不繞道，我們一塊兒走，好不好？落霞剛才把這兩個孩子得罪了，也極願敷衍敷衍他們，於是將菜籃挽在手臂上，一隻手牽了一個孩子，自向前走。轉過兩個胡同，便是求仁中學的大門口。落霞老遠的看見，停了腳，不禁失聲叫呀了一聲。這一聲叫呀，却大有原故，正是：

失色易傳心上事，

驚呼莫是意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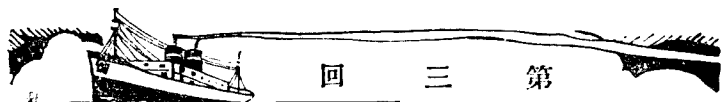
第三回 忍淚受淫威鷄羣獨活 叩閣施急智虎口親援

却說落霞走到求仁中學的門口，遠遠的就呵呀了一聲。原來這一來，便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個幫助自己的少年，正和一個人站在學校大門口說話。落霞也不知道這呵呀兩個字，爲何而出。只是見了他以爲出於意料以外，很是驚訝的，所以就自然的失聲了。兩個小學生見他突然失驚，倒以爲她有了什麼意外，連問是怎麼了？落霞在身上摸了一摸，笑道：我以為錢丟了，可是還在這裏呢。那兩個孩子聽說沒有丟東西，放了手正要走，落霞却拉住一個，彎着腰，將嘴向前一努，然後低了聲音問道：那個穿西服，戴灰呢帽子的，也是你們的老師嗎？小

學生望了一望道：是的，他是江老師。落霞道：他叫什麼名字，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小學生道：你怎麼不知道，他就是江秋鶩，學校裏誰不認識他？落霞道：我又不是你們學校裏的學生……那小學生因同伴已經走了，不等她說完，早已追了過去。那個江秋鶩也就轉身進學堂裏面去了。落霞一聽江秋鶩這個名字，却猜不透字是怎樣寫？江姜兩個字，北京人念成一個音的，不知道是那個字。秋字或者是春秋的秋，這個鶩字就不知道了。當年婉芳小姐讀書，跟在旁邊，也認識了幾個字，這個名字，納悶在心裏，實在寫不出，站着出了一會神，有一陣雪花撲在臉上，讓冰醒了。手一垂，自己手臂上挽着的那個菜籃落下來了。心裏又叫呀了一聲，自己是上菜市買菜的，怎麼倒在這裏出了神呢？轉着身，一點也不敢停留，就直向菜市而來。今天這一趟菜市，比上次

大雪那一趟菜市，耽擱的功夫更多，這次回去，一定是要挨上一頓臭罵的。但是已經晚了，只有趕快的回去。但是到了家裏，她却出於意料以外，提了菜籃，由堂屋門口過去，趙太太口裏啣了一枝烟捲，又在隔着玻璃窗賞雪，笑嘻嘻的看着人。趙太太有時得意起來，也常常忘了責罰人的，今天總算逃過這一難了。落霞自己怪着自己大意而外，又覺得今日這事，可以慶幸，將菜籃送到廚房裏去以後，便決定了主意，重到堂屋裏去，也可以讓趙太太更喜歡一點。於是提了一把開水壺，搭訕着走進堂屋，看太太說些什麼。趙太太見她進了堂屋，還是在那裏看雪，直等她走到身邊，望準了她的左邊臉，拍的一聲，右手便是一個大耳括子，撲了過來。落霞不曾提防，猛然向右邊一歪。趙太太趁着她這一歪，一伸左手，向她右臉，又是很猛的一下，落霞抵制不住，復又

向左邊一歪，這一下子，脚步已亂了，打得人跟着脚向前一栽。所幸前而就是板壁，連忙用手撐住，算是不曾栽倒，然而手上提的那把開水壺，經這樣一撞，便撞在壁上，卜冬一聲，開水打潑了，水潑在地上，便濺了一脚。雖然有破棉褲和襪子檔住了，然而這是開水，直透人裏面去，痛得只將脚亂跳。趙太太伸了手出來，本想將耳括子繼續的向下打。一看地上潑的水，還是熱氣騰騰，直向上湧，這分明是開水潑到身上，大概不很大好受，有了這種責罰，這一下打就可以免了。便站着罵道：混賬東西，你越過越不像話，你去買一頓菜，倒會買上這樣一早，你潑了這一地的水，該死的東西，你還不給我趕快掃了起來？你再也不掃，我又是大耳括子打你。落霞臉上，突然受了這一下重打，打得頭腦發暈，只覺天旋地轉，不是扶了壁子，非倒下不可。現在剛是清楚一點，又要



回 三 第

她去掃地，不去掃地是怕再挨罵。若要去掃，身子實在支持不去，於是勉強站立起來，幌了兩幌。趙太太道：你裝成這種美人胎子做什麼？沒有男子漢在這裏，沒有人心痛你，你趕快去給我掃，要不然，我給你醫治。醫治落霞知道再加一下，決受不了，振作精神起來，一挺胸出去找了掃帚，便將地上的水掃乾淨了。掃完了地，還依舊的作事。她到了自己房裏去，楊媽便問道：你臉上紅得這樣，又是挨了打了嗎？落霞道：我早就知道免不了一頓的。楊媽笑道：你倒是練出來了，挨了打，眼淚水都不曾落下一點來。落霞道：我哭什麼？哭死了，也沒有人心痛我，我有眼淚，還留著哭我那生死不明的爹媽哩。楊媽道：你今天臉都打紅了，這一下子，大概打得不輕。落霞道：打倒罷了，可是我還讓開水燙了右腳，不說我也留心，現在我倒真覺得有些痛了。於是坐下來，將鞋子脫

去，繼續的將襪子向下一拉，只這一拉之間，哎喲一聲，線襪子翻轉過來，將腳上的浮皮，帶下許多塊來了。脫了皮的地方，便顯出大一塊小一塊的紅疤痕。楊媽彎腰一看道：我的天，燙了腳，你怎麼也不言語一聲？趕快弄些藥麪搽一搽罷。落霞道：不用搽，我們這賤命，腳也爛不了的。她將一隻白腳提了起來，半蹲在椅子上，一手拿了襪子，一手撫了膝蓋，就在這樣望呆了。楊媽看時，見她兩行眼淚，如拋沙一般直流下來。因拍着她的肩膀道：大妹子，你忍耐一點吧。反正也不能在趙家過一輩子，至多再熬上個三年兩年的，也就有出頭之日了。落霞扶着膝蓋，索興將頭也枕在上面，更哭得厲害了。楊媽看着點了點頭，倒爲她歎了口氣，就偷到街坊馮姥娘家去，和她討了一些燙傷藥來，給她輕輕敷上，隨便找了些舊棉花，給她包上了。不料這腳當時燙着，沒有什



麼痛苦，過了幾個鐘頭，就痛得厲害，這隻右腳，簡直不能下地走了。起初趙太太還要他作事，後來楊媽私下對她說，落霞實在燙凶了，讓他休息兩天。若是勉強要她作事，她殘疾了，也是老爺太太的累。趙太太對於她最後一句話，却是有些中聽，便道：那好過了她，讓她休息兩天就是了。但是走不動，坐着做事總可以的，還是找兩件破衣服，讓她縫上一縫罷。省得她一人坐在那裏也是煩悶，她沒有那種福氣，悶會悶出病來的。楊媽聽了這話，只放在肚子裏，却不肯告訴落霞。落霞雖是腳上有一點痛，省了作事，倒無所謂，只是一人躲在屋子裏，免得挨太太小姐的罵，耳朵也就清靜，心裏也就平安了。這樣的休養了四天，到了五天頭上，趙太太就到她屋子裏來看了好幾回。單看了表面還不放心，又一定要她將襪子脫了，解開裏的棉花看了一看，一見果然有傷，



這才瞪眼罵了兩聲道：佛菩薩保佑，你這傷一輩子不要好罷。你就可以坐在坑頭上享這一輩子清福了。落霞看那情形，太太是不會再容休息的，只得掙扎起來，找了一個矮凳子，坐在堂屋裏犄角上，以便隨時作些小事。又過了兩天，趙老爺重甫由衙門回來得早一點，恰好表少爺朱柳風也來了，靠近着火爐，二人坐着閑談。重甫叫落霞買了一大堆落花生和炒栗子，沏了一壺好茶，一面談着話，一面剝花生栗子，吃得香香的。重甫笑道：這樣冷天，也不要取什麼樂子，能在家裏這樣烤火剝花生吃，就很好了。柳風道：正是這樣，姑丈衙門裏，像這樣冷天，也只好麻糊一點了。重甫道：那也看上司如何？有那種認真的上司，就是沒有事，也不肯讓你先走一步的。各科裏的人，坐着無事，談些嫖經賭經，吃館子，聽戲。最好的現像，也不過是把報上登的消息摘了下來，

批評討論一陣。柳風道：作官真是舒服，上衙門也是這樣清閑。像我們在洋行裏作事的人，一點鐘有一點鐘的事，要坐下來閒談，那可不行。重甫笑道：現在大家都要提倡八小時工作，研究什麼勞資問題，你們是吃洋飯的，更可以佔洋氣，大可以把這時髦文章做一做了。柳風正了一正顏色道：這個時髦不做也罷。現在軍警機關，拿革命黨正拿得厲害，時髦文章那犯危險性的。重甫道：我也聽到這個消息，恐怕這兩天之內，就要動手了。柳風道：我所知道的，這個求仁中學，今天晚上就要動手，現在恐怕是便衣偵探，已經佈滿了那一條胡同了。重甫兩個手剝着花生，將一粒肥大的花生仁，放在右手掌心裏搖盪了一陣，然後張着口，將這花生仁向嘴裏一拋，身子向沙發椅子背上一靠，表示那很不在乎的樣子，搖曳着兩腳，微笑道：我就知道那裏是革命黨

窠子，但不知爲首是那一個？落霞在一邊聽了這話，心裏不覺卜通亂跳了一陣。求仁中學捉革命黨，明明與自己無關，不知是何原因，却比任何事也放心不下，加倍的注意向下聽，眼睛望着柳風，看他是怎樣的答覆。柳風道：爲首一個叫江秋鶩，只這三個字一出口，只聽當郎一陣。原來落霞靠了茶几坐着，茶几上放了好幾個茶杯，茶几猛然受了一下震動，幾個茶杯互相撞着，便歪倒了。落霞趕忙站起來，將茶杯扶着，所幸尙未落到地下來，一個也沒有打碎。再行坐下，就見重甫再剝着花生吃，笑道：什麼時候動手哩？你倒知道很清楚。柳風道：有兩個偵探，是我的朋友，他們告訴我的。因爲知道每晚七點鐘，這個姓江的，一定要到學堂裏去開會，他們打算一網打盡，所以總在他們開會的時候動手。重甫道：我雖不大贊成革命黨，但是也與他們無仇無怨，你可



別和偵探們通消息，一捉就是許多條性命，我們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柳風臉一紅道：我還勸他們，何至於漏消息？而且他們說，也就是爲首的罪重一些，其餘的人是不不要緊的。落霞聽了這話，抬頭一看壁上的掛鐘，已經是五點三刻，便慢慢的起身，走到重甫面前，皺了眉，彎了腰，用手隔着棉褲摸大腿。重甫道：你這腳怎樣了？落霞道：這一會痛得厲害。馮姥姥家裏，有搽燙傷的藥，我想去討一點去搽上一搽。重甫談話正談得高興，就隨便點了一點頭。柳風笑道：去罷，我又不是客，不用你伺候的。好好的休息去罷。落霞慢慢的走出大門，就帶跑帶走，趕快向求仁中學來。到了那學校門口，遠遠的先站了一站，四週一看，沒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這就走進學校，到號房裏對號房道：勞你駕，我要找這裏的江秋鷺先生，有句話說，請你給我通知一聲。號房對她渾身上

下看了一眼，問道：你是這裏平民學校新來的學生嗎？落霞道：是的，你把江先生請來，他自然認得我。那號房對於這些頑皮的學生，却也經驗慣了，以爲這學生或者是有事，就把落霞一直引到教員休息室裏。這個屋子裏，恰好只有江秋鶩一個人，他忽然看到一個粗衣蓬首的女子走了進來，未免一驚，仔細看時，却又十分面熟。號房道：江先生，這個學生，他要見你。說着，自退出去了。江秋鶩站起來了，對落霞道：姑娘，那回我幫助你，已是很勉強，怎麼你又來了。你要知道彼此有許多不便。落霞道：我不要吃你先生再幫助了。那個老太太，那天由你手上拿了錢，倒交給我了，可是現在她說那錢是她借給我的。我若不還，她馬上就要去告訴我們太太。請你作個好事，三人當面去說一聲，這事就過去了。這裏路很近的，頂多耽擱你十五分鐘工夫。我是偷出大門來的，

千萬請你就去一趟，若是不去，那老太太對我們老爺說了，我是罪上加罪，無論如何，請你去一趟。秋鶩看她着急的顏色，照着情理上去推測，她這話也就不能說是不真。便點頭道：好罷，我去和你說一聲，但是我原來不願意出面的。落霞道：你別說了，趕快去，在這裏多擔誤一分鐘，我就多冒一分鐘的危險。說了這話時，望着秋鶩，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只管掀起一隻衣裳角，不住的捲着搓着。江秋鶩等她催不過，又怕同事的人來看見，說破了原由，也是不便。因之帽子也來不及戴，跟了她就向外走。走到大門外，落霞兩頭一看，還沒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人，也不及仔細探望，見對面有一條冷靜的小胡同，首先就向裏面走。江秋鶩當然也是由後面跟了來。落霞一見他跟進小胡同來了，忘其所以的，將他的大衣袖拉攏住道：江先生，你趕快逃走罷，你有性命之憂。

了。秋鶩道：「什麼？我有……」落霞也不讓他再說，又向前走，一直跑過了幾個胡同，到了落霞家門口，她先不進家，將馮姥姥的門，連敲了幾下。這馮姥姥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兒一媳，一個小孫子，這時兒子不在家，她便自己來開門，落霞拉着秋鶩的袖子就向裏拖，把他拖進來了，替馮姥姥關上大門，將背向門上一靠，右手連連拍了幾下胸，喘着氣道：「好了，好了，我真嚇死了。馮姥姥和江秋鶩看了她這種情形，都呆了，不知道她爲何這樣受嚇？」落霞定了一定神，對馮姥姥道：「姥姥，這件事，我有點對不住您，我沒有先通知您，就把這位先生帶來了。我真對不住！馮姥姥見她說着話，又連喘了兩口氣，便道：「你不要忙，有話儘管慢慢的說。」落霞定了一定神，才把自己聽到的話，和自己將江秋鶩引出學校來的意思，說了一遍，因道：「我心裏想着，這話不能在學校裏說的。」



第 三 回

所以把姥姥當了一個惡人，把他引出來了。引出來了，我又不知道把他引到那裏去，所以請他到這裏藏一藏說着，望了江秋鶩道：現在我可沒主意了，你那裏可以藏起來，你趕快就走，這兒到您學校裏可近。江秋鶩真出於意料以外，不想這樣重大的事，却是由這個毫無關係的女子通知了信。但是她聽得這種消息，可靠不可靠，却是難說。若是憑了她這句話，就藏躲起來，未免笑話，便沉吟着問道：姑娘，這不是鬧着玩的，你這話沒有聽錯……落霞道：我們表少爺，決不敢騙老爺，話又是我當面聽到的，那裏會錯？馮姥姥道：先生，你有地方，你就藏躲起來罷，我這地方，可是不行啦。說着話，渾身只管抖戰。江秋鶩昂着頭想了一想，便對落霞道：姑娘多謝你這番好意，我後來再報答罷。說畢，推開落霞，拔門打開大門，竟自回學校來。他不但不逃走，反要向學校裏

跑，這事很可怪了。正是：
立定腳根臨大難，

男兒看得死生輕！

第四回 難報美人恩 馳懷遠道 欲煩青鳥使 託意微資

却說江秋鶩出了馮姥姥家，一直就向學校這條路上來。對於落霞這一番話，究竟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但是照理說，落霞固然是不至於撒謊，究也不至於有什麼錯誤，不過這事讓她來報告，這可出於意料以外的了。他心裏這樣想着，只管向學校裏走，路也就越走越近。猛然間，一個人一伸手將他一把拉住，問道：江先主，你向那裏去？秋鶩抬頭一看，却是學校裏的小聽差萬有。正要答應到學校裏去。萬有道：先生，你千萬不要到學校裏去。我剛才一出胡同口，見學校門口，前前後後，圍滿了偵探。他們有裝着拉車的，有裝着賣零星担子的。他們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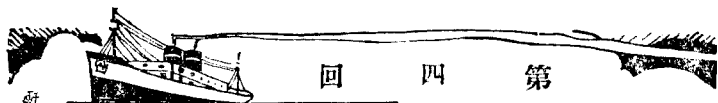
副情形，我一瞧就知道。還有兩個人，我是認識的。現在我們學校裏，只能進去人，可不能出來人，我在遠處，親眼看見兩個人，讓他們帶走了。我都不敢過去，您還去作什麼？秋鶩道：那不行！我們同事的，應該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明明知道有人來抓他們，我們怎不去送個信？我早半點鐘就知道這事了，我是特意來送信的。萬有一把將他抓住，無論如何，不讓他向前走，他正要掙扎時，只聽劈拍劈拍一陣皮鞋聲，萬有道：您聽，抓人的都來了，您還要到那裏去？一言未了，只見街燈下，一羣武裝警察，約莫有一二百人，蜂擁而來。萬有一手抓了秋鶩的手，回頭一看，身邊有一閃大門，門上釘着兩個大銅環，於是一伸手，拍拍拍就把銅環亂打了一陣。那警察走這裏過，看到這兩人是在這裏打門的，料是這家的人，也就不過問了。萬有等他們過去了，低聲問秋鶩道：我



第 四 回

還能冤您嗎？只差五分鐘，您就跑不掉了。秋鶩這才覺得危險到了頭上，萬分前進不得。這裏拍了兩下門，有人出來開門，秋鶩隨說了一個人的姓名，算是找錯了人家，就走開了。萬有道：江先生，聽說他們最注意的是你，現在他們沒有找着你，一定還要到別地方去找你的北京。你是待不住了，趁着他們還沒有通知車站，你趕快就搭這趟八點三十分的車到天津去罷。這一句話提醒了他，便道：你這話對，我身上還有七八塊錢，到了天津再說。小聽差道：這還不妥，請你先到我家去，咱們換了一換衣服再走，那更妥當了。秋鶩一想，這再加謹慎一點的事，也未始不可，於是跑到萬有家裏去，將衣服脫下，取了萬有的衣鞋穿上。所幸萬有雖住在大雜院中，他只夫婦倆住了兩間東廂房，晚上有人進出，同院的也未嘗理會。秋鶩將衣服換了，一看帶的表，已是七點。

三刻，非急上車站不可。本當要去謝謝那位姑娘救命之恩，問問她的主人何家，她姓什麼都來不及了。加上她那裏離學校又近，事實上也容再去探望，只得擺除一切，直向東車站來，到了站上，買票上車，平安到了天津。這個時候，廣州已經有了革命政府，秋鶩到了天津，自然得着一切接濟，安然的南下了。到了南方，無論作什麼事，心裏就這樣想着，這個落霞姑娘與我並沒有多大關係，僅僅是那一塊多錢的小幫助，不料她對我竟是這樣大大的賣力，把我救出來了，無論如何，我要報答她一下。她不是一個倚人籬下，無以自存的女子嗎？無論如何要幫她一個忙，把她從火坑中救出來。但是自己在南方，她在北方，這個問題，怎樣去解決哩？總想不出一個什麼好辦法，還是想了個笨主意，寫了一封白話信給萬有，告訴他認識那姑娘的經過，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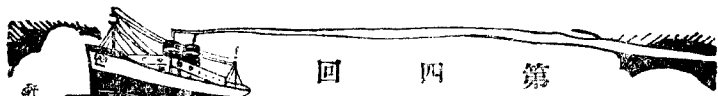


第四回

他到馮姥姥家裏去探問。馮姥姥家住在多少號門牌，他也不曾知道，只告訴萬有到天香胡同一帶去打聽，而且還在信上打了許多的密圈，要萬有務必去查問一番，自己也好寫一封信給人家，道謝道謝。萬有接了這樣一個難題目，可不好作文章了。有名有姓，女子還嫌不便去找，僅僅有個名字，既無姓，而且無詳細地址的人，到那裏去找？弄得不好，真還要犯嫌疑哩。萬有心裏躊躇着，這事却没有着手去辦，不過偶然經過天香胡同的時候，卻不免四處張望着，看看有像江秋鶯所說的這樣一個女子沒有？然而天下決沒有這種巧事，經過了幾次，都不曾碰到，意思也就淡下來了。不料只在半個月之間，這位江先生又來了一封信，匯了十塊錢給他作車費，催他再打聽那落霞姑娘的下落。不但催萬有而已，在給萬有的函中，還有一封信給落霞的，信封上



寫明探交落霞女士親啓。萬有得了這封信，便想到秋鶩對於這個人是十分注意的，不能不把這封信給他投到了。於是趁一個天氣晴和的時候，就順便在天香胡同經過，在胡同路口上，停了幾輛等主顧的人力車，幾個車夫，站在太陽地裏，籠着袖子，將兩隻脚不住的踏着，在那裏取暖，口裏可就隨便的說着閑話。萬有慢慢的走上前，故意對胡同口上掛的胡同牌名看了一看，口裏自言自語的道：哦！這就是天香胡同，胡碰胡撞，就讓我碰上了。作人力車夫的，都是喜歡說閑話的，一看萬有，並不是一個上中等社會的人，一個站着靠近一點的車夫就回答道：嘿！這個大胡同的名字，都會不知道，那可怪了。萬有一聽，就陪笑道：可不是？我沒有來過嗎。這胡同裏有個姓馮的，不知道還住在這兒沒有？那車夫道：姓馮的，那是馮老大，你怎麼會認識他，他可是在工



廠裏作事的。萬有道不，我不認識他。我媽和他媽認識。那車夫微笑道：馮姥姥，那是廣結廣交的人，老人家認識她的多說哩。萬有聽到這話，不覺心裏一喜，便道：我知道這老人家很好，可是我還沒有拜會過她，她住在那一個門牌呢？車夫將手向前一指道：囉！那個小黑門兒就是她家。我瞧見她剛剛買了東西回去的，你這就去找她去罷。萬有不料三言兩語的，把這人的消息探出來了，對那車夫拱拱手說了勞駕，就向那小黑門邊來。到了門邊，將門一敲，一個老太太出來。穿了一件長到膝蓋的大襖子，一條黑棉褲，却用寬帶子，寬寬的繫着脚。下面穿着白布襪子，黑鮎魚頭鞋。一把頭髮，挽了一個大抓髻，戴着一個大銀扁簪子，看那樣子，竟完全是個旗下老太太。萬有心裏一機靈，就向着那人蹲了一蹲，請了一個安，叫了一聲馮姥姥。她見萬有走來就請了一

個安，心裏早是一喜，便問道：「你這位大哥上姓？我記心壞，可記不起來啦。」萬有道：「我和大哥同過事，姓萬。」馮姥姥道：「哦！他的朋友，請到家裏喝一碗水罷。」萬有巴不得這一聲，就趁了機會，和她走進屋去。馮姥姥讓他在正屋子裏坐下，便喊道：「小二他媽？小二他爸爸的朋友來了。」煤爐子，上有開水沒有？沏一壺茶。」萬有將手擺了一擺道：「您不用張羅，我有個上司，要我帶個好兒來了，給您問好。」馮姥姥道：「您的上司，誰？我倒想不起來。」萬有笑道：「他姓江，您不能忘了，他幸得您救了他一救。」馮姥姥本坐着的，這時突然站了起來，兩手一拍大腿道：「你這一提，我明白了，是那個穿洋裝的江先生嗎？你提起了這事，真把我嚇着了，現在我還要出冷汗，不知道這位江先生，現在怎麼樣，事情好嗎？」萬有在身上掏出三塊現洋來，手上拿着，笑嘻嘻的道：「江先生現在不錯，他除了問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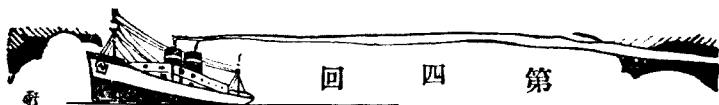


第 四 回

的好而外，他還寄了三塊錢給我，叫我買些東西送你。我拿了錢，也不知道買什麼東西好。乾脆，我就把錢帶來了，你愛什麼自己去買什麼罷。馮姥姥笑着呵呀了一聲，望後退了一步，向着洋錢拍手一笑道：「這怎樣使得？我是待人家一點好處沒有，真不好意思花人家的錢。說時，將右手在衣服上磨擦了幾下，這時她雖不笑，然而他滿臉的皺紋，一層一層像中國畫家畫的披麻山皴一樣，那一條一條痕內，都充滿了笑意。萬有將三塊洋錢伸出來，笑道：「姥姥，你留下罷。人家在南方，你不用，老遠的，也沒有法子退回去。」馮姥姥又把手在衣服上磨擦了兩下，笑道：「這麼說，我只好收下了。」接着錢，就向袋裏一揣。又嚷道：「小二他媽，開水得了沒有？給人客沏上一壺茶來。」你看小二他爸爸有煙捲留在家裏沒有？那小二媽在裏面屋子裏答應着，始終也沒有出來。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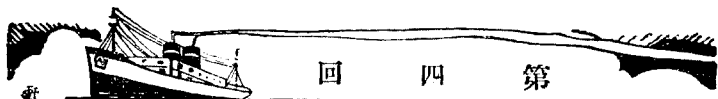
有心裏想着，或者是沒有茶葉，這就不必老在這裏抵人家的相了。便道：您不用張羅，我還有一件事要託重您呢。馮姥姥道：大哥您說罷。只要是我能辦的。萬有道：據江先生來信說，這回他逃走，還有個落霞姑娘，對他忙幫大了。他連這姑娘姓什麼都沒有知道，要答謝人家都答謝不過來。您知道……馮姥姥道：喲！您問的是她姓什麼？連我也不知道。萬有道：您不是天天和她見面的嗎？怎麼會不知道？馮姥姥道：她姓什麼，我看她自己也許不知道呢。再說我們也不天天見面，現在她的東家搬到西城住去了，不過住的地方，我倒知道。搬過後，我在她東家門口，走過一趟。萬有道：那姑娘大概很認識字吧？馮姥姥道：大概認識幾個字，當使女的，認識字又怎麼着？萬有笑道：認識字就好，我們這位江先生，有一封信給她，請您轉一轉，不知道您那一天有功夫？馮



第四回

姥姥道：在早幾年，一個大姑娘，給人通信，這可是笑話。現在改良的年頭兒，這倒也不希奇了，您說是不是？要不然，說給人傳書帶信的話，我可不能幹。再說這孩子，心眼兒不壞，我就怪可憐她的。可是我又窮得什麼似的，爛泥反正糊不上壁。有人能幫着她一點，我也樂意。再說……萬有聽她夾槍帶捧，鬧上了一陣，底下還有再說，這就沒法子可以談入本文了。因在身上掏出那封信來交給馮姥姥道：您肯勞駕去送一趟。那就好極了。過了三五天，我來聽您的回信。馮姥姥接了信，拿在手上顛了一顛道：這信上可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萬有道：這個您放心，那江先生是個規矩人，決不能瞎說八道，要不是那麼着，我也不能帶來。這兒到西城，路真也不少，不能讓您貼車錢。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小疊銅子票，向馮姥姥手裏一塞。馮姥姥笑道：這真不像話，連錢還得人

家墊上。萬有道：您別客氣，反正這錢，也不能要我貼出來。您不要，若是不坐車就誤了事，反爲不美。馮姥姥聽他這樣說，也就把錢揣到袋裏去了。萬有見事已妥，就叮囑再來等回信，告辭走了。馮姥姥將他送到大門口，便將那疊銅子票取出來，背了身先點了一點數目，共是十二吊，照市價，又合四毛錢，人家這種禮，總算是送得不菲薄了。當時關了門走進來，就埋怨道：小二他媽，來了客，怎麼半天也作不出一點開水來？小二媽道：您不想想，家裏喝白開水兩天了。我的袍褂子洗了，大襖子破了兩個窟窿，怎麼見人？馮姥姥道：剛才我們說的話，你聽見沒有？您瞧這件事能辦不能辦？小二媽道：我那大妹子，真可憐，要是這位真看上了她，咱們做個現成的媒人，讓他拿出幾百塊錢，把她討了去。小二媽說着話，由套房裏走出來，她抱着一個黑胖男孩子在懷裏，一件



第四回

藍布棉襖，除了脖子下兩個紐絆兒扣着而外，其餘的紐扣，一例敞着，把一個肥白的胸脯，全露在外。那孩子口裏啣着一隻大乳，還有一隻大乳，像一隻大布袋似的，在胸面前只管搖擺着不定。馮姥姥道：我的大奶奶，您這夠多麼寒蠢。小二媽笑着將大衣襟在胸前掩了一掩，笑道：人家正乳着孩子呢，所以剛才我沒有出來。聽那人說話，好像是還送着禮呢。您這媒不會白做。馮姥姥道：這是咱們娘兒倆自己說話，攔不住你直說。這要是讓別人聽見，什麼話，我們圖着錢財，拿繹來了。再說這位江先生是好意，要報答報答人家。像他那樣人，倒找不着媳婦，老遠的惦記着一個窮丫頭。小二媽道：現在的年頭兒，可別那樣說，情人眼裏出西施哩？您那裏不行好，真要把他們弄成一對兒，那可是一好兩好的事情。就是我，將來也多這麼一個大妹子家裏做親戚呢。馮

姥姥笑罵道：你是種下麥子，就預備吃打滷麵，把話早說完了。小二爸爸回來了，你可別嘴快，又對他說了。他知道了，又得要了錢去，死醉兩天。小二媽道：這件事，我準不說，我也望你把事情辦成功呀。馮姥姥道：這要不是這件事，你可就說了。這一句話，說到小二媽心眼裏去了，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不過馮姥姥知道兒媳決不告訴兒子的，倒在心裏放下了一個大疙疸。這天過了，到了第二日，小二媽一早的把早飯作得，吃了。將馮姥姥一件乾淨些的袍褂拿了出來，催着她換上。又將報紙包着，插在牆柱子上的一朵紅紙花，將紙解開了，親自給她戴在頭上。這就笑道：現在可以去了，我給你雇車去了。馮姥姥道：真怪，這礙着你什麼事，要你這麼樣子上勁？小二媽笑道：礙着我什麼事，還不是那一句話，那兒不做好事呢。馮姥姥這天真沒有打算去找落霞的。

讓他兒媳催不過，只得帶着那封信向西城而來。這時，那趙家搬在西城偏西槐樹胡同，恰好和原來的地方，成一個兩極端。馮姥姥不是有親戚在這邊去，連地名都會不知道，更不要說來找了她前些時候，在這裏經過，遇到了落霞，她指給大門看了。當時忽忽一看，現在是那個門樓子，却有點彷彿了。她是坐車子來的，直將這條槐樹胡同穿過去了，還記不起是那一個，於是下了車子，再行走回。走到了胡同當中，自己徘徊着，正想找一個人問問，忽然身後有人連連叫道：「姥姥，您怎麼來了？我早就想着你啦。」馮姥姥一回頭看時，搶上前一步，拉着她的手道：「落霞姑娘，你好，這久不見，你可瘦了許多了。」落霞微微的搖了一搖頭道：「我還胖得了啦，你今天怎麼有功夫往這邊來，這幾天，我真想着你。」馮姥姥道：「你連說兩遍想着我，這不是客氣話，你有什麼事要我辦。」

的嗎？要不然，要犯不着想我啦。這句話一問，倒問得落霞發起楞來了。
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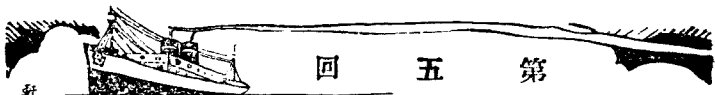
含情無限纏綿意，

只在心虛怯語時。

第五回 折柬儲愁無緣勞鮑叔 挑燈溫夢何計託朱家

却說馮姥姥反問一聲，有什麼事找我辦的嗎？這一句很平常的話，她倒難爲情起來了。馮姥姥以爲她怕惹禍，不敢招待，便道：姑娘，我是老遠的跑了來，特意看你的。咱們在小胡同裏走走，我有兩句話對你說一說。你不能不抽開一點功夫。落霞道：憑怎麼忙，說兩句話的工夫，總有的。馮姥姥於是攜着她一隻手，慢慢的轉彎抹角的在小胡同裏走。先看了一看身後無人，便笑道：你救的那個人，在南方作了官了，你這分功德不小。落霞道：哦！作了官了，這也談不上什麼功德。天下事就是這麼樣，人家敬我一尺，我敬人家一丈，誰讓我受過人家恩的呢！馮

姥姥點了點頭道：「姑娘，你這分心眼兒不錯。他有信到北京來，派人問候，問候着我，也問候問候着你。」落霞道：「這倒不敢當。我心裏就惦記着，這人逃出命來了沒有？既然是很好，這件事揭過去了，也就不必談了。因為我可和旁的人弄的不好，容易生出麻煩來的。」馮姥姥道：「不，人家可忘不了你的好處。他寫了一封信，託我轉交給你。說着，把身上帶的那封信掏了出來，向落霞手裏一塞。落霞一看那信皮上寫着落霞女士親啓，江緘幾個字，不覺兩朵紅雲，在臉上泛了出來，且不着信，向衣襟底下一塞。塞在衣襟下一會兒，又掏了出來，交還給馮姥姥道：「這個不好，我長這麼大，沒有和外人通過信，再說，我也認識不了三個大字，還瞧個什麼信？」馮姥姥道：「喲！姑娘，你這是什麼話，我老遠的送了來，你瞧也不瞧。你交給我作什麼？我帶回去吃呢？我帶回去穿呢？人家寄來



第 五 回

了，反正我也退不回去。落霞道：由那兒來的，由那兒退，還有什麼退不
了的？馮姥姥道：爲什麼？你恨那個寫信的人嗎？你瞧瞧也不要緊，他說
的是好話，你就聽着，他說的不是好話，你就當沒有接着這封信，那不
就完了，也許他信上有什麼要緊的事哩。落霞道：那我就留下罷。可是
這位先生，也太多事，寫個什麼信。幸而這封信，是請您交給我的，我不
怎樣認識他，您是知道的。若是這封信落在別人手上，這可會成了笑
話了。說時，把這一封信，又很不在意的，揣在身上去。馮姥姥道：你先瞧
瞧好不好，也許……得，你拿回去慢慢的瞧也好，恐怕你還有不認識
的字，慢慢猜着去。你若是在得閑的話，可以到我家裏去坐坐，我們小二
媽，老惦記着你，盼望着你去談談呢。落霞道：我倒也想着這位大嫂子，
你見着她，替我問好。我要回去了，怕家裏人找我呢。馮姥姥握着她的

手，望着她的臉道：你好好的作事，耐着吧！一個人總有個出頭之年的。落霞真也怕家裏有人找她，便道：我要回去了，有空我一定去看你。說着，抽轉身，向回路就跑。跑了十幾步，她又跑回來，叫道：姥姥，姥姥，我還有話說。馮姥姥看她那樣找急的情形，連忙就轉過身來，站着問道：姑娘，我叫你別忙，有話儘管說，你又忙着要走。落霞站到馮姥姥身邊，低了頭，眼光下垂，却將一只腳在地上塗抹着，畫橢圓形的圈圈。馮姥姥道：姑娘，你有什麼事，別爲難，我一定給你去辦的。落霞低了頭，低聲說道：這一封信的事，你可別對人說。口裏說着，脚下依然在地上不住的亂塗。馮姥姥道：這個你放心，我長到這一大把年紀，難道這一點事情，我都不明白嗎？落霞道：這信沒貼郵票，是封在您的信裏呢？還是有人送到您那兒的？馮姥姥於是把萬有送信的話，略略說了幾句。落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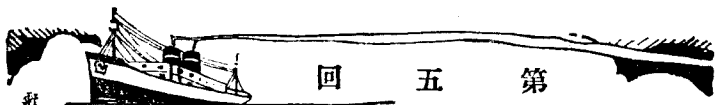
第 五 回

唉！這可不好，別種人知道還好一點，這種人知道，飛短流長，可別出亂子。馮姥姥道：你就放心罷，我也不能瞎說什麼。要不，他要來問回信的話，我就說我沒有找着你了。這樣一來，以後也就不會有什麼麻煩了。落霞道：對了，千萬不能把我這裏的住址告訴他，知人知而不知心，也許將來他借着緣故找上門來，那我可受不了。馮姥姥也覺她這話顧慮得是，連連點了幾下頭，笑道：你回去，我心裏明白就是了。落霞聽馮姥姥所說，非常的誠懇，這才放心回家去了。到了家裏，所幸家裏還沒有什麼人叫她，馬上向自己屋子裏一溜，闖上了房門，將那封信從身上掏出，背對着窗戶，伏在床上，將信展開來看。那信幾乎完全是正楷字，寫的是：

落霞女士惠鑒：我寫上這一封信，恕我冒昧了。我上次有了生命的

危險，蒙您不避嫌疑來救，我用不着說客氣話，實在是感激到一萬分。我的良心責備我，不許我對女士置之不理。但是離開北京幾千里，沒法感你的大德，所以只好寫一封信來問候。你若是用得着金錢幫忙的地方，請你不客氣，轉告着送信的人，要把錢寄到什麼地方，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幫助。錢雖是萬惡的東西，用之得法，也可以幫人作好事，幫人作好人。我想你是個有熱血的女子，一定不會爲一點不相干的嫌疑，以及施恩不圖報的話，拒絕了我這點敬意。我現在是在南方飄流着，有時候在上海，有時候在香港，有時候又在廣州，不過我和送信人是常通信的，這人也很有老實可靠，有信讓他轉，決不誤事。我這封信字字是真言，所以不談那些寫信的虛套，當不見怪。祝你平安。

受恩人江秋鶩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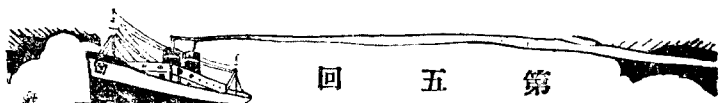


第五回

落霞看完了這封信，纔知道江秋鷺三個字原來是這樣寫。當時草草看了一遍，覺得人家的意思，原不算壞。將信捏在手裏，一聽屋子外，並沒有什麼響動，於是忍不住把信紙展開，又重新看了一遍。其初覺得信上的字，有十分之七八可以認識，再仔細的斟酌一番，把不認識的，也慢慢猜出，也就很明白了。將這張信紙放到信皮裏面去，然後疊了好幾疊，放到身上小衣袋裏，信是不看了，便坐在床沿上，默想那信中的話。設若我真和他要錢的話，幾百塊錢，或者可以幫助我的。有了幾百塊錢，我就可以跳出這個火坑了。像這樣的冬天，我真冷的夠受，第一件，我就要做上一件大棉袍子穿。長了這麼大，沒有蓋過一條新棉被，有了錢，也得嘗嘗新。我屢次想找我的娘家，總無法子可找。假如有錢的話，我在南方幾省的大報上，到處登廣告。好在我是雲南人，我



總是記得的，我在雲南報上，更把廣告登得久久的，把我四五歲時匪人拐走以前的情形，記得的都說出來，或者我父母知道了，把我尋了去也未可知。到了那父子重逢之日，真是樂事了。這樣想着，便覺得十分高興，索興拉了那兩個破枕頭，疊着一疊，放在舊被上，自己橫着向床上一躺，將頭高高的枕起，把這有味的事，更仔細想上一想。第一層所想到的，便是怎樣的擺脫趙家呢？若要說是用錢來贖身，也許這裏的主人，要大大的訛詐我一筆。而且我自己出錢贖自己，人家問我錢自何來？若是託別人來贖，誰又是可託之人？再不然，便是偷跑了，跑出去了，那裏可以託脚呢？若是不找個固定的所在，一個六親無靠的女兒，無錢是行動不得，有了錢，行動也是處處擔心。若是不走不跑，單要人家一些錢來，那末，又在那裏存着？難道也像這封信一樣，藏在小衣



第 五 回

袋裏嗎？那末未免不像話了。若是讓人知道了，說我偷的，倒也罷了，反正主人翁說丫頭作賊，那是常事。若人家說我是用身體換來的，那就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了。我要錢有什麼用？一個人到了有錢都無用處，這活着還有什麼意味？自己只管這樣一層一層想着，由有辦法，想到無辦法，由無辦法，更想到用不着要有什麼辦法，這個人的心事就灰透了。就是這樣的呆想着，漸漸的不知不覺在臉泡上掛着兩行淚珠，翻了一個身，將臉偎在破棉被中間，正想大哭一頓，忽聽得一迭連聲的叫着落霞，她一聽之下，一面答應來了，一面趕緊用袖子擦着眼淚，就向外走。趙太太在屋子裏躺在沙發上，很自在的樣子，口裏啣着一枝烟捲，一見落霞便板了臉道：我口渴得要命，快給我倒杯茶來。叫了你這大半天，你到那裏去了。落霞那能說是在屋子裏想心事，只有

不作聲，倒了一杯熱茶來。趙太太道：看你這死樣子，倒一杯茶，好像都
不服氣，怪不得我叫上了你的臉，都不答應了。我喝我自己的茶，爲什
麼要看你的顏色？放在茶几上罷。那個要喝你倒的喪氣茶？落霞聽了，
心裏倒好笑。人討厭罷了，怎麼倒的茶也喪氣。既然是知道我倒的喪
氣，那不該叫我去倒。心裏這樣想着，因爲忍住笑，就淡淡的樣子，將那
茶杯在茶几上放着，臉也就不向着趙太太。趙太太道：我越說你不服，
你倒真給我不服起來了。你要不服，就給跪下去。落霞道：我又沒作聲，
怎樣是不服了？趙太太道：你口裏沒作聲，我猜着你心眼裏，這會子也
不知在怎樣罵我哩。你就不作聲，難道我看你的顏色，就看不出來
嗎？我告訴你，你那種手段，不必用到我面前來玩，我比你會得多呢。落
霞知道太太要打起人來，就是突然而來的幾下，不屑於先罵起來作

通知。現在她罵個嘮嘮叨叨，這是往罵的一條路上辦，索興不作聲，讓她一人咕咕咕罵去。自己低了頭，便挨挨蹭蹭，也要往房外走。不料趙太太今天却變了態度，突然走上前來，一把揪了落霞的短頭髮，就向懷裏一拖，罵道：賤人！你往那裏走？你好好給我跪倒。你若不跪倒，今天不要想活命。說着咬了牙齒，將腳一頓，把落霞的頭，就向下一按。落霞一看趙太太發了惡，若要再執拗着，免不了皮肉受苦，便趁着勢子跪了下去。趙太太見她已經跪下，才把揪頭髮的手鬆了。鼻子哼了一聲道：我看看是你強得過我？還是我強得過你？兩手一抄，向沙發上落了下去。那沙發是個半新舊的，直把她半截身子吸了下去。落霞見她的氣生大了，那裏還敢作聲，跪在地下抬頭不得。趙太太嘴裏又啣了一枝捲烟，斜瞟着。落霞跪在地上，她倒清閑自在的那樣躺着。落霞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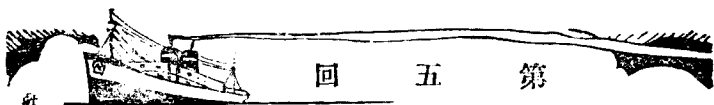
莫跪了半小時，那個表少爺朱柳風却來了。他在堂屋裏張望了一下，見屋子裏地上跪着一個人，覺得一走進來，這個跪的人，未免有點難堪，就不曾進來，在外面屋子裏坐下了。趙太太道：柳風，你爲什麼不進來？柳風見姑母見召，不能不進來。便笑着走進來道：你老人家又發雷霆之威。趙太太道：並不是我生氣，這東西她存心和我鬧彊扭。我就和她鬧一鬧，看是誰鬧的過誰？柳風笑道：你老人家，犯得上和她一般見識。高興教訓她幾句，不高興隨她去。這大的人了，跪在地上也真不矮，我講個情，放她起來罷。趙太太便向落霞喝道：看在表少爺面上，饒你這一次，滾起來罷。落霞實在不好意思見人，聽了一聲說起來，兩腿一起，頭也不抬，向屋外就鑽。趙太太道：你忙什麼？人家和你講了情，也應該謝謝表少爺，怎麼一拍腿就走了。落霞知道表少爺在這兒是個紅

人，更不敢得罪他，因之復又轉身來，向朱柳風微微一鞠躬。然後出門而去。當時受了這番羞辱，把新愁舊恨，一齊兜上心來，心想正合了表少爺那一句話，跪在地下，還是不短。我這樣大年歲的人，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爲什麼動不動就要我發跪？我若有一天認識了大總統，必定和他建議，把拐匪都定成死罪，買丫頭的人家，都要受罰。但是我怎樣會認識大總統？這也奇怪，做官的人，怎麼也就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層？哦！是了，作官的人家，那個不買丫頭，他們怎麼又會反對呢？自己把這樣不相干的思想，只管放在心裏，事情是照樣做，飯也不想吃，茶也不想喝，做完了事，便是坐在屋子裏呆想。這一天晚上，直到頭靠了枕頭，還依然想着，糊裏糊塗的思索，也不知如何就天亮了。自己提了菜籃，又去上街買菜，還走不到胡同口，就碰到了那個江秋鷺迎面

而來，彼此似乎是極熟了，他搶上前一步，執着落霞的手道：你怎麼還在趙家？我不是寄了一封信給你，約你逃走的嗎？落霞一陣害羞，不覺低了頭，這話可答不出來。江秋鶩見她不說話，拖了落霞的手便走。落霞也情不自禁，只管跟了他走。約莫走了好幾個胡同，走到一個似乎宮殿的大屋子，一進門，便看到有幾十層台階，在台階最上層，有人在那裏招手。落霞看時，便是江秋鶩，不知他是什麼時候，跑到那最上一層去了。自己慢慢的向上爬，好容易爬了上去，出了一身大汗。走到那上面一看，原來是個很平坦的地方，遍地鋪着大石板，光滑平正，像鏡子一般。上面正屋，八根紅柱落地，四角飛檐的一所大殿。落霞正這樣想着，姓江的怎麼把我引到這個廟裏來了。這句話不曾出口，秋鶩笑道：這不是廟，這是俠客家裏，專門和天下可憐的孩子們報仇雪恨。你

看，你的仇人也捉來了。只這一聲，門邊擁出七八個人，將一個穿灰衣的短裝漢子，拖了出來。那人在地上滾着，大叫饒命。落霞認得那個人，正是十年前，拿着一塊糖，哄了自己，抱着跑的。那些人都說，這種拐匪，一個個要把他治死。說着，幾個人抬了他的手脚，就向平台右下面一丟。那平台下面，是個萬丈深坑，只聽卜通一聲，那個拐匪就拋沉到水裏去了。那些人鼓着掌，大叫痛快，落霞也不覺得鼓起掌來。秋鶯喊道：諸位慢着鼓掌，還有那個姓趙的婦人，沒有處治他。那些人說，打死她，打死她。於是幾個人跑到屋旁邊，七手八腳，果然將趙太太拖了出來。那趙太太一見落霞，跪到她面前，雙手抱了她的脚道：落霞，落霞，你救我一救，你從小在我家長大，你就不念我一點撫育之恩嗎？說時，又哭又喊，拖了落霞的脚，死也不放。落霞見她說得可憐，也不免墜下兩點

淚。兩隻脚又讓她拖得累死，難受極了，自己撐持不住，也向地下一倒，這一倒，自己一驚，睜眼一看，不是倒在地上，是倒在床上，原來作了一個夢。趙家下屋子裏，是沒有電燈的，只有一盞點一根燈草的小煤油燈，屋子裏昏暗無光，真也有些像夢境。於是坐了起來，將燈心扭着大了一些，坐起來一想道：夢境真算是痛快，然而天下那會真有這樣一個地方？但是這話也難說，江秋鶩這種人，無緣無故，能把許多錢相助，而且官廳又要捉他，這不是俠客是什麼？也許他們作俠客的，真有這樣一個，那就好了。就是這樣不斷的想着，猛一抬頭，窗戶翻作白色，原來天真大亮了。落霞心裏想着，這和夢境差不多，不要江秋鶩真在門外等着我，趕忙披衣下床，開了大門，就向胡同裏走，這時天色剛亮不多時，那裏有什麼人走路，走在胡同中間一望，空蕩蕩的，只有那砭人



第 五 回

肌膚的寒風，帶着地上的黃沙石子，括起來四五尺高，向人身上亂撲。風吹在臉上，已是冷如刀割，再加上石子打在臉上，痛上加痛，更不可當了。落霞連忙向大門裏面一縮，心想道：我這人太傻了，怎麼把夢境當真事呢？這才回轉屋子裏去了。正是：

欲平積恨除非夢，醒後還思入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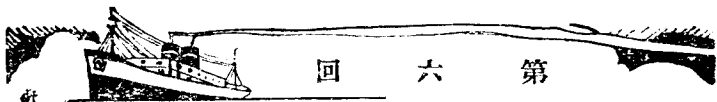
第六回

銀餅學梭投狂奴折齒

鳩膠和蜜飲少女輕生

却說落霞開門尋夢，落得吹一身寒沙回來，想起了這一番傻勁，也是好笑。但是不知因何緣故，自從這一夢之後，平空添了許多心事，見着了趙太太，彷彿也是仇人一樣。心想我沒奈你何，總有一天像夢裏那種日子。那個時候要我來救你，我可是不管了。不要看你現在這樣作威作福，大概真到了禍事臨頭，一定會捧着丫頭的脚的。趙太太那裏知道她有那樣一個夢，自然還是照常很嚴厲的管着她，她心裏爲了真事和夢境的引誘，遇了打罵，就更氣忿着哭泣了。有一天趙重甫去上衙門之後，趙太太和婉芳小姐，也都出門去了，大門口只剩了一

個聽差守着大門。楊媽的工夫，每天多半消磨在廚房裏，這時也是一人在廚房裏揀菜。落霞一人，呆坐在堂屋裏烤火，靜默的又想着了那封信，那個夢。正自這樣想着，堂屋門一推，那個表少爺朱柳風來了。他一進門，便道：太太小姐都不在家嗎？落霞想起那天罰跪，他講情的那回事，不免有點害臊，笑着紅了臉，叫了一聲表少爺。柳風一說太太小姐不在家，見她就是一紅臉，便道：落霞，你一個人坐在這裏，不寂寞嗎？落霞道：我們這種人，有什麼寂寞，有什麼熱鬧？無非挨命過日子罷了。她怕朱柳風再會談起那天罰跪的事，不如先謝謝他，便倒了一碗熱茶來。他正在爐子邊烤火，這杯茶又無別處可放，就一直送過遞到他手上。朱柳風一點頭，笑道：勞駕落霞道：我們一個當丫頭的你何必這樣客氣？柳風道：丫頭就不是人嗎？不過少了兩個錢，把身體賣了罷。



第六回

了。再說你也不是因爲家裏窮了，就賣你的，是拐人的拐匪，把你拐出來的，也不能用賣兒賣女的眼光，來看你們家呀。落霞道：這件事，表少爺怎麼也知道？柳風道：我姑母對我說過的。我就常對我姑母說，既然知道人家是可憐的孩子，遇事就看鬆些罷，何必打了她，罵了她，自己又受氣。不知道我姑母現在可對你好些？落霞道：這也無所謂，看她高興罷了。朱柳風喝完了茶，手一伸，落霞自把杯子接了過去。她又笑着點了一點頭，然後在火爐靠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笑道：你在這裏，烤火烤得很好，我一來，倒把你轟走了，你只管坐着烤火，只當我沒有在這裏一樣，好不好？落霞笑道：那可不敢當。柳風笑道：那要什麼緊？我剛說了，大家都是人，爲什麼我坐着，你就要站着。你若不坐，我也只好站起來了。說着，果然就站起來。落霞這却不好意思再和人家爲難了。也

就只好羞羞答答的，遠遠的坐在一把矮椅上。柳風因她已坐下，這才坐下來，便道：你又何必坐得那遠呢？靠近些坐着烤火不好嗎？落霞見他那笑嘻嘻的樣子，很有些不誠實，這就有些不以爲然起來，就站起來，隨手找着一把鷄毛帚，滿屋子裏揮灰。只管將背來對着柳風。柳風道：太太小姐不在家，你何不閑閑呢？落霞只當沒有聽見，依然揮她的灰。柳風道：你坐下來，我有幾句話和你說。落霞道：表少爺，你就請說罷。我還有事要去作，可不能陪着您談天呢！柳風笑道：幹嗎發急呀？我問你，你是知道你小姐性情的？她在我背後說過我什麼沒有？落霞道：沒有說過什麼。柳風道：不能夠，她和我的交情，總算不錯，在我背後豈能一句話都沒有？落霞道：縱然是有，與我又沒有什麼相干，我沒有留心去聽過，我一時也說不上來。柳風點着頭笑道：你這孩子太聰明了。這

樣說着，就誰也不得罪。落霞道：這實在也是實情，我何必去管別人的
 閑事哩？柳風道：固然不能管別人的事，就是說說閑話也不要緊。我還
 請教你：你們太太很有意思，讓我作姑爺，但是我並不愛你們小姐，你
 看這件事，應該怎麼辦？落霞正着顏色道：表少爺，你可別把這些話來
 問我們下人，說起來可大可小的，我當丫頭的，可受不了。柳風笑道：你
 倒着惱了，我還是很高興的哩。老實一句話，我倒很相信你的，設若你
 願意我幫忙的話，我是極力幫你的忙，你什麼時候要脫離趙家，都絕
 對不成問題，趁着今天無人，把我的心事和你談上一談，你看好不好？
 落霞聽了他這話，不由得臉色勃然一變，連忙跑了出去，砰的一聲，反
 手將堂屋門關着。就在她這關門砰的一聲之間，便有無限的怒氣，由
 這裏面發洩出來。但是朱柳風以爲她是個丫頭，縱然生氣，也抵抗不

了一個表少爺，因之也就開了堂屋門，由後面追了來，落霞跑回她自己屋裏，柳風就也追到屋外，因道：落霞，你何必這樣，我是一番好意，無論怎樣，憑我這個人，還配你不上嗎？落霞真不料他還會追到屋子裏來，一聞他的聲音，連忙就將門關了起來。但是落霞有了這關門的意思之時，柳風已經到房門邊了，這裏房門不曾關上，那邊已經插進了一隻腳，這要關的一扇門，恰是和朱柳風的身子相碰，這却關不起來了。落霞索興將門向裏一拉，大大的掀開，抵住了門中間，兩手一叉腰，迎着朱柳風，板了面孔問道：表少爺，你這是作什麼？青天白日，你這樣欺負人，當真我們作丫頭的人，就一點骨氣都沒有嗎？這屋子是我的，我有權不讓人進來，你走遠些，不然，我就要嚷了。柳風將手連連搖着，笑道：你別嚷別嚷，幹嗎呀，生這大氣。青天白日要什麼緊，我又不作什

麼壞事，不過要你說一句罷了。落霞道：要我說一句，那容易。要我說一句什麼話，請你吩咐。柳風笑道：別生氣，別生氣，有話慢慢的說。一句話你已經答應了，說兩句話，怎麼樣，你答應不答應？落霞道：表少爺，你有多少話都請說罷，我這裏洗耳恭聽。朱柳風這才笑嘻嘻的道：別多心，我要說的，都是好話。我看你在我們姑母家裏，那一輩子是出頭年，不如瞞着姑母，我在外面賃下幾間房子，和你住上家，將來……落霞一聽話說得很遠，也犯不上和他決裂，把他推走了就是。因道：表少爺，這些話，請你不必對我說，我也不愛聽。我只知道多作事，少挨打。我這裏是是非之地，請你走開。柳風將肩膀抬起，聳了兩聳，笑道：這些話，不對你說，對那個說，還去對我姑母說不成？說着，在身上一摸，摸出了四塊銀幣，一伸手遠遠向落霞睡的床上一拋，笑道：這四塊錢，送你買一點

東西，你讓我進你房來，坐着談一談，行不行？口裏說着，不問落霞怎樣，已經是擠了進來。落霞見抵擋不住了，將那四塊錢搶在手裏，指着柳風道：瞎了你的狗眼，你以為我們當丫頭的，就是隨便拿你幾個錢，可以以把人格賣掉的嗎？你這當洋奴賣人格賣來的錢，留着自己享福罷。只這一句話，將手一揚，把那四塊錢，向柳風迎面拋了去。雙方相距很近，這錢不偏不欹，正打在他嘴唇上，卜的一聲，他嘴裏的鮮血，向外流出來，他哎呀一聲，將手按了嘴，却按了一手的鮮血，手向下一落，只見一顆雪白的門牙，落在手心裏，便頓腳罵道：不識抬舉的東西，你爲什麼下這種毒手，我今天要你的命，隨手摸了一把破茶壺，向落霞就砸了過來，落霞身子一閃，茶壺砸在磚牆上，砸了一個粉碎。柳風見這下沒有砸着，又拿了一張方凳子，在手上，高高舉了起來，就要向落霞砸

去。落霞身子向後一縮，口裏大叫救命。楊媽一腳踏進屋來，一伸手在柳風身後，將方凳子接了過去。忙問道：這是作什麼？這是作什麼？說着話時，看地上撒了幾塊錢，又是在落霞屋子裏，心中就猜中了個八九分。柳風指着落霞，頓腳罵道：這東西太可惡了，她居然動手打我。我今天非打死她不可！媽媽拉着柳風的手道：您怎麼和她一般見識，你到外面去坐，我打水給你洗臉。太太回來，自然要把她重重治罪一頓。您若是動手打她，那就有些不便。您是個聰明人，還不明白嗎？您瞧我了，你瞧我了。說着，邁向柳風蹲了兩蹲身子，和他請了兩個安。也不容柳風不答應，兩手一伸，將他帶推帶送，送出了落霞的門。真是事情湊巧，柳風由裏向外走，恰好趙太太和婉芳小姐，由外面進來。雙方在堂屋會面，趙太太一見柳風滿嘴角是血，門牙掉了一個，連忙問道：啣！這一



下不當玩，那裏碰的。柳風先頓了一頓，只見落霞由後面跑了出來，口裏叫道：楊媽這是他的四塊臭錢，叫他拿了去。一面說着，一面跑出來，猛抬頭看見了太太小姐，不由得不向後一退，便將錢放在棹上。柳風一看這事情大概隱瞞不了。便對趙太太道：姑母，落霞這東西，太無廉恥了。今天你們不在家，她和我要幾塊錢，說是在外面買東西吃，拖了債不少，不還債不得了。我看她說得可憐，就給了她四塊錢，她就把我拉進屋去，說要跟我逃跑。我罵了她幾句，她倒動手打起我來了。婉芳小姐，手扶了茶几，將牙咬了，下嘴唇皮，點了頭，只管冷笑。趙太太站在屋中間，渾身亂抖，望望柳風，又望望落霞。落霞冷笑道：姓朱的，你說這種話，你不屈心嗎？我怕什麼？拚了一身剮，皇帝拉下馬，你縱然冤枉我，我也不怕。趙太太那裏忍耐得住，搶上前去，劈頭劈腦，對落霞就是幾



第 六 回

下。落霞也是氣極了，便跳着脚哭起來道：太太，今天的事，我沒有錯，你不能打我，你們做主人的太偏心了。趙太太因她嘴硬，索性兩手並起，向着她一頓亂打。婉芳在一邊看見，咬了牙，頓着脚道：打着實的打。這賤東西當了人的面，裝出那規矩樣子，一背了人，什麼事都做出來。不要臉的東西，着實的打。以後還打算在我面前誇嘴嗎？柳風聽了這話，不由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恰好楊媽打一盆洗臉水來了，就借着洗臉，避了開去。趙太太對落霞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你說你說。落霞哭着道：打了我一個死去活來，現在再來問我什麼事，我有理也是挨了打了。你不用問，你們體面人家的好親戚。趙太太道：好哇！今天這賤東西真是潑辣，我索興打死她。一回頭見茶几後面，放了一柄鷄毛帚，順手拿了一過來，倒拿在手上，又打算上前來打。楊媽搶了上前，將趙太太攔

住，便道：太太，您平常打落霞，我不敢說情，不過今天這件事，您打得她冤屈一點，請想，若不是她這樣大鬧，不聲不響的過去，那不定鬧什麼笑話，和您的名譽更有礙了。表少爺雖然碰掉了一個牙齒，這並不要緊，他願意鑲金的鑲金的，不願意鑲金的，就鑲磁的，那更是好看了。一面說着，一面將她拉到屋子裏去。趙太太向沙發上一坐，一拍腿道：這還了得，我只出去這一會兒，就鬧出這種笑話來。柳風那裏去了？叫他滾進來，我有話問他。楊媽道：表少爺洗完了臉，已經走了。趙太太先是又罵又說，這時也不說，也不罵，只是靠了沙發躺着發呆。外面屋子裏，落霞放聲大哭，婉芳小姐也嚶嚶垂泣。過了一會，趙重甫回來了，他一見這種情形，也呆了。便問道：這又是落霞鬧了什麼亂子嗎？爲什麼大家這樣喪氣？這一問，婉芳小姐更嗚嗚咽咽，哭得厲害。落霞也息息啞

啐哭着未了。趙太太躺在沙發上，啣着烟捲，板了臉，望着屋頂。這三個在屋子裏的人，都像沒有聽見，誰也不肯答覆。趙重甫道：你們說呀，究竟是什麼事。無論有什麼問題，總得說明白了，纔好解決，難道哭鬧一會子就算了嗎？趙太太道：醜事罷了，我還鬧不清呢！你叫楊媽來問吧。趙重甫於是將楊媽叫來，先問了一陣，然後又問落霞，最後趙太太把柳風的口供也說了。趙重甫聽了這話，也是氣得要命，嘴上幾十根鬚子，根根擻着，一伸手向落霞兩巴掌罵道：你這東西，你這東西。落霞向後退了兩步道：老爺，你作官的人，應該是講理的，怎麼你也打我。趙重甫道：不管你有理無理，我先打你出出氣。落霞冷笑道：原來如此，我是你們出氣的好，我用不着講理了。說着，一轉身，自跑回屋子裏去，又伏在床上哭了，心想，我這人太命苦了。有錢無用處，有理無講處，生定了。

是作一輩子的牛馬。與其如此，不如一死了之，倒也乾淨。自己心裏，突然間存了一個死字的感想，便覺得這一生的確是毫無意味，只有一個死，能解除一切。老爺抽的鴉片膠子，放在他書房後那間小屋子裏，這個時候，他或者無心去抽烟，不如趁此偷他一些來。這一想，便拿了一個茶杯，悄悄的溜到那屋子裏，將床底下竹箱裏用報紙包着的一個大瓷罐，拿了出來，將茶杯向膠子裏一舀，舀了大半杯。舀好了，急急忙忙仍舊將磁罐子包好，送到小竹箱子裏去，因聽到趙重甫一聲咳嗽，似乎是要進來，拿了茶杯子，趕忙就由後房門溜了出來。到了自己屋子裏，所幸還沒有人知道。當時拿了一張紙，將茶杯蓋上，便塞在枕頭下。這日白天，依然忍着眼淚，照樣的作事。趙太太心裏想着，重甫原是很賞識柳風的，這樣一來，當然要把這個偶像打破。不但打破偶像



第 六 回

而已，經營許久的婚姻，恐怕要廢約，就是以自己而論，娘家有了這樣一個不爭氣的姪子，和自己的體面也有關。因此一口咬定，落霞所說，完全是謠言，她因為想不到表少爺，就反過來一口說表少爺調戲她，來遮蓋她的羞恥。這種女子，既不要臉，心裏又狠毒，留在家裏，真是禍根，不如把她取銷罷。落霞都聽得了，只是不作聲，也不再哭。到了晚上，大家都睡覺了，只有趙重甫這個燒鴉片烟的人，依然還在書房後面抽煙。落霞聽得人聲漸寂，就把自己藏的那半杯煙膏取出，然後拿了梳頭鏡，屈子裏一盒擦臉密汁，向裏面一倒，用右手一個食指，擦進烟膏裏，和弄了一陣，手指頭在膠子裏攪弄時，那膏子很稠，預想喝到嘴裏，一定是沾沾搭搭，不好吞下。鴉片烟是最苦的東西，若吞不下去，豈不是一種痛苦？想了一想，就悄悄的溜到廚房裏去。見爐灶上正放

了一壺開水，因是取了一隻飯碗，將這壺開水，一路帶到屋子裏來。先把房門關好，然後倒了一盆水，先洗一把手臉，其次便將身上的舊衣服脫下，換了一套乾淨衣服。事情都忙着停妥了，就把茶杯裏的烟膠和蜜汁，一齊倒在碗裏，將開水一沖，在鏡台抽屜裏，找了一根骨頭針，插到碗裏去和弄。當她和弄的時候，自己側了身子，斜靠在棹子一個椅角上，眼睛望着碗裏出神。這個時候，屋子外頭，一點聲息都沒有了，西北風從天空上吹過，把樹枝吹着，微微有點作響，跟着那院子咿咿啞啞，彷彿有人在那裏偷着走路一樣，但是並不聽到一點腳步響。落霞一想，這是接我靈魂的小鬼來了嗎？小鬼，你只管來，我不怕你，你又何必偷着進出呢？望了那碗烟膠水，心想，不料我活到十六歲，就是這一碗東西送命。人生遲早總是有一死的，死早一點，有什麼關係？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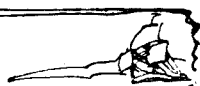
我這人，自從出世以至於現在，沒有享過一天福。我是那縣人，姓什麼，今年究竟是不是十六歲，一例不知道，這個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味？我現在要死了，我那失了女兒的娘老子，遠在雲南一個縣城裏，恐怕還念着他女兒，現在長大成，已有出頭之日了。想到這裏，一陣心酸，不由得要墜下幾點淚，有幾點眼淚，直落到那烟膠碗裏去，手裏的骨頭針，也只管在碗裏亂攪着，不知所云的一味的發楞。猛然間，聽到屋外的掛鐘，噹噹響了一下，便自己埋怨自己道：我這是作什麼，打算尋死，就快快的尋死得了，這樣猶疑些什麼？現在一點鐘了。若不早喝下去，明天早起，他們趕救得及的，今晚上豈不是白白忙了一陣？這樣想着，放下骨頭針，將那一碗煙膠，兩手捧起。一生的結果，便在此一舉手之間了。正是：

生不逢辰何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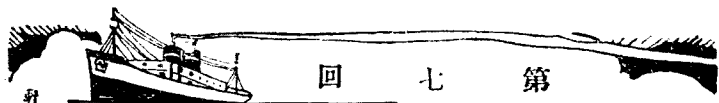
剎那當作百年看。

第七回 墜淚登車歎無家可別 傾心握手早有夢相親

却說落霞在這裏用開水沖烟膠喝的時候，趙重甫在他小書房後面，正在過鴉片癮，還不會睡覺呢。但烟癮只過到一半，烟膠罐子裏的烟膠，已經沒有了。他於是下了烟榻，去挪床下那個網籃，以便取出積蓄的烟膠來。他這一移網籃不打緊，自己猛然的吃了一驚，這烟膠子經人打開過了，烟膠也經人挑了一大塊去了。家裏並無第二個人抽烟，向來也不會丟失過烟膠，這是誰人，把烟膠挑許多去了，怕不有兩嗎？有偷烟膠嫌疑的，第一就是……想到這裏，恍然大悟，今天落霞那樣大鬧，也不怕打，不要是她早有定見，預備尋短見吧？莫不是她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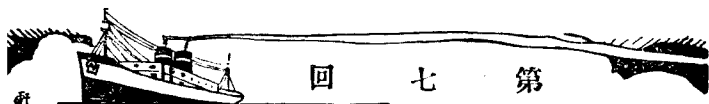


這烟膠子拿去了。這且不用驚動於她，看她現在是一種什麼情形。因之悄悄的打開了後房門，向落霞屋子這邊來。走到窗戶邊，用一隻眼睛，向裏面張望了一番，正是落霞將骨頭針攪動烟膠，在那裏出神之際，及至落霞捧着飯碗，端起來要喝之際，趙重甫先叫了兩聲，使不得，使不得，兩手將門使勁一推。這門的樞斗，本來也就腐朽了，不大十分結實，經不住他忘了情，拚命的一頓亂槌，於是連人帶門，一齊撲在屋子裏地上。一隻門角，恰好碰在落霞手上，手一顫動，那碗脫手而去，卜的一聲，便潑了一地。趙重甫見烟膠已經打潑了，心裏安了一半，便對落霞道：你這孩子，怎麼做出這種事來，我總沒有十分待錯你，你豈能怎樣害我？還打算連累我去吃官事嗎？說了這話，才慢慢的扶着方凳子，站了起來。落霞這倒不像白天的態度，見着主人那樣強硬，現在却



是嗚嗚咽咽哭將起來了。這一遍聲音，早把合家人驚醒。第一個便是趙太太，連忙跑了來，問是怎麼一回事。趙重甫將事說明，趙太太不料這個小女孩子，倒真捨得一死，白天爲了她白氣一頓，渾身抖顫不定，晚上又有了這一件事，也不知什麼緣故，只覺一陣寒氣，由心窩裏直冒出來，一嘴牙齒亂相碰撞，咯咯作響，半晌，望了落霞，說不出話來。趙重甫道：「這也該應不出事情，恰好我要補膠子，一尋床底下，知道她動手了。若是不然，等到明日發現，笑話就大了。我爲這事，少不得還跟着司法巡警上法庭。她現在既然起下了這個念頭，我是不能放心的了，太太，這個人，交給你。這一句話，把趙太太的話，逼了出來，先啣了一聲道：「這件事，我負不了這大的責任呀。」趙重甫道：「當然也不是永久交給你，暫過今天晚上，到了明天，我就想個辦法。再說，她也有這大的年

紀，留在家裏，遲早總是也免不了出事。落霞已是停了哭聲，便道：老爺，你這話可得說明白一點呀。我縱然死去，也是一條乾淨身子，並沒有在府上出什麼事。我並不是拿死嚇人，反正我死是不怕的，打呀罵，我更是不管的了。隨便你怎樣對待我，可是你不能冤枉我，不能說我不乾淨。你若是怕我死在你們府上，你們既要貼棺材，又要犯法，這件事，我倒可以原諒，我就到外面去死得了。趙太太往常空有許多擺布她的法子。到了今天，她總是向死路上想，可沒有她什麼法子了。還是楊媽出來說，太太和老爺，儘管放心，這人交給我，讓我勸勸她，好在只有今天一晚，我總可以保着無事。依着趙太太，還要落霞在她屋子裏搭鋪睡，無如落霞不肯，只好捏着一把汗，讓楊媽伴着她睡了一宿。到了次日，落霞起來，依舊作事。楊媽說：不定他們要怎樣處治你，你就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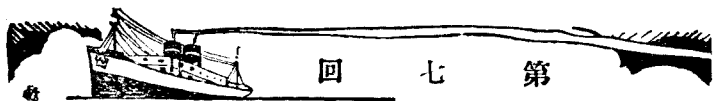


第七回

着等消息罷。落霞道：不能那樣說，我在這裏一天，吃他們的飯，住他們的房子，我就得給他們作事。至於怎樣處治我，我可以不問，我反正是等死的人呢。楊媽笑道：你這個孩子，真可以的。只說了這八個字，也就由她了。到了這天中午的時候，趙重甫却帶了兩個警察，一個穿長袍馬褂的人到家裏來，先讓他們在客廳坐着，然後把落霞引了出來相見。落霞一見兩個警察，便料着是官事到了。那個穿長袍馬褂的，臉上掛着一副大框眼鏡，又是一把蒼白鬍子，倒不像是惡人。重甫便告訴落霞道：這是婦女留養院的黃院長，行個禮。落霞萬不料會把這個婦女留養院長找來，早就聽見人說，若是受主人翁逼迫不過，可以投到那院裏去，只是自己還沒有下那個決心。現在真把院長請了來，這倒是一條活路了，於是行了一個鞠躬禮。那黃院長用手摸了一把鬍子，



向落霞點了點頭道：這孩子倒也不像怎樣壞的孩子。因道：你們老爺說，你在宅裏掏氣，要把你送到我們院裏去，你願意不願意。落霞毫不考量的答道：那裏我都可以去的，院長只要是……但是我也不必說了。黃院長道：我當然要把內容告訴你，然後讓你安心，你對着裏面不滿意，也就可以決定不去。我們那裏供你衣穿，供你飯吃，而且還讓你在裏面讀書作工，只是有一層，進去之後，不容易出來的。你們老爺說，你很認識幾個字，那很好，我身上帶了有一份章程，你自己拿了去看。說着，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鉛印的東西，就交給她看。落霞接過來，從頭至尾，仔細看了一遍，覺得章程上所定的，和自己意思很合，便道：院長，我看了，多很好，我願意去。黃院長道：若是要去的話，馬上就同了我們走，不許反悔的。落霞向前走了一步，便靠近黃院長一點，就點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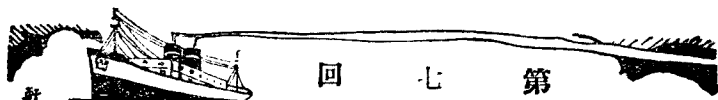


第七回

點頭道：決不反悔，求你救救我。那黃院長又摸了一摸鬍子，倒向着趙重甫笑了一笑。趙重甫道：那就好極了，請你去檢點檢點自己的東西，馬上就跟了院長去。他們有馬車，你可以帶了東西，坐他的車子去。落霞道：我那有東西，東西都是老爺太太的，我既然要走，自然要把東西都退回老爺太太去。只是身上的東西，脫不下來，這個要和老爺講個情，讓我穿去的了。趙重甫道：你這孩子，脾氣也太倔強了。既然你不帶去，我也不勉強。黃院長微笑着道：那末，我們可以走了，讓她進去辭一辭太太。只說了這一句，楊媽由裏面跑出來道：太太小姐說了，不用她進去辭行。落霞便對趙重甫深深的一鞠躬道：老爺，多謝您撫養我十幾年，我不報你的恩了。趙重甫點了點頭道：我也有些地方對你不住，你既然是去了，好好作人。落霞抬起頭，望了一望屋子四週，又對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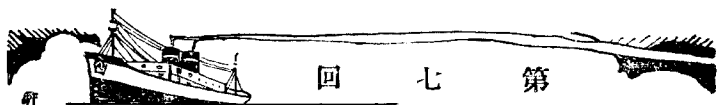
院子，向自己屋子裏去的那個門凝視着一會，不覺垂下幾點淚。黃院長問道：你們還有什麼講的？沒？若是沒有什麼話，我們就走了。趙重甫道：落霞，你還有什麼話說嗎？落霞抄起一隻衣襟角，擦了一擦眼睛，又擺了一擺頭，却沒有答覆。兩個警察一見無話，已是先動腳，黃院長對落霞道：那末，我們可以走了。落霞低着頭，又點了一點頭，便跟着黃院長一路走去，走到大門口的时候，却停住了腳，又回頭向裏面望了一望。然而黃院長的馬車，正橫着停在大門口，車門敞着，等人上去，落霞也就不能徘徊，一脚踏上去了。黃院長原坐着正面，落霞就只好坐在倒座兒上，車子走了，正好用不着回頭，眼望着舊主人家，一步一步的離開，也不覺心裏那裏來的那一陣難過，撲撲簸簸，只管向懷裏落下淚珠兒來。黃院長道：怎麼回事，你倒捨不得離開你主人家裏嗎？我看



你們那位太太，厲害得很，對你恐怕是十分虐待吧？你爲什麼倒留戀着這裏？落霞將衣襟擦着眼淚，嘆了一口氣道：院長，我長這麼大，就不知道什麼是親人，東飄西蕩，就只管跟着老爺太太跑。我沒有家的人，靠了我們老爺太太，也就好像是家。雖然他們虐待我，我和他們住在一處許多年月，在世界上，沒有比他們再熟的人了。我又離開他們，再和生人住到一處，我總覺是心裏有點不大合適。其實，我自己真不願哭，眼淚硬要下來，我也沒有法子。黃院長道：這是什麼話？不由得先笑了。說着話，不覺路途多少，已經到了留養院門首，落霞一下車，就看到大門外，站了一個手上扶着槍的警察，大門外有這樣嚴的門禁，這一進去，裏面是怎樣的要守規矩，可不得而知，心裏這樣想着，就暗下捏了一把汗。那黃院長一到這裏，便先進去了。一個同車來站在車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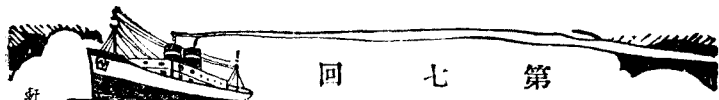
警察，便帶着落霞進門，先引到一個辦公室裏，讓一個辦事員錄了姓名藉貫年歲，然後再引她到會長室來。半路上，經過一個小禮堂，係間四柱落地的大屋子，四壁上懸着幾副對聯，正面交叉着國旗，擁着一個橫額。旗下，有一張大餐棹子，供着幾瓶鮮花，一對高燭台，插着一對紅燭兜子，兀自點着呢。禮堂後面，便是院長室，黃院長坐在一張寫字檯內，由辦事員引到檯子外，將寫的供詞呈了上去。黃院長念了一遍，問落霞道：都對嗎？答都對的。黃院長道：我們的章程，你知道了，我們這裏，待人是公平，教人是勤苦，你可記着。落霞點頭說是。黃院長向門外一招手，說了一聲進來，却進來兩個人，一個是五十多歲的婦人，高高的個兒，倒也強健，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姑娘，雪白的一張臉，却配着一頭的黑髮。她並沒有剪髮，後面左右分梳兩個小圓髻，將鬢髮挽成



回 七 第

兩隻蟬翼，由耳朵上抄過去，越現得那張臉白了。加上她臉上微微有點紅暈，黑白分明的眼睛，只向着人一溜，充分的現出她的聰明來。她只穿了一件舊藍布袍子，非常單薄，然而因爲單薄，便覺得她好看。落霞心想，這裏頭，原來有這樣好的人才？黃院長道：這是你們的班長馮玉如，你們見見。落霞便和她對行了個禮。黃院長又指着那婦人道：這是你們的看守鄧媽，以後你就是她照應了。你照着規矩，好好的去讀書作工，下去罷。馮玉如就攜着落霞一隻手道：你跟我來罷。落霞隨着她，穿過幾重院落，有些地方，好多小女孩子玩，有些地方，好多姑娘們談話，其中也有些年紀大的，也夾雜在一處。他們看見來了個新伴侶，都在身後指着說笑着。馮玉如把他一直引到一個大院子門首，向裏一折，便有一個小廂房。因引了落霞進去，見裏面有一張小土炕，另外

一條木板架的小長棹，和一個小方橙子，此外什麼都沒有了。坑上大方蘆蓆，上面只一條藍布薄被，疊着一小條，另外一個小布包袱，一張坑，只有這點東西，分外現着蕭條了。所幸坑頭有一個白爐子，倒不怎樣寒冷。馮玉如向她微笑道：照規矩，我是可以一個人住一間房的。不過我看你這人倒很爽直的，用得着你這樣一個人作朋友。你就和我住在一處罷。這裏的規矩，兩個人可以共一條被，你若是住在我這裏，我至少還可以去討一條褥子。落霞道：姐姐，我初來，什麼也不懂，您怎說怎樣好。正說到這裏，那鄧媽却在窗子外道：玉如姑娘，院長說了，就讓來的這人和你睡一屋子，也好加你一條被。天氣還冷着呢，也用得着呀。玉如握了落霞的手，搖撼着兩下道：你看這事，有多麼湊巧。這裏院長不錯。就是……說時將眉毛一皺，低了聲音道：就是有一位女



軒
回 七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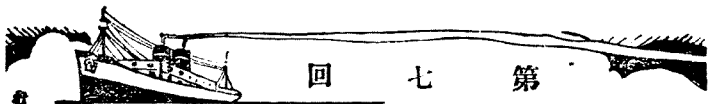
堂監牛太太，實在麻煩，今天還沒來，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但是你也不要怕，遇事都有我照應着你，但不知道你貴姓。落霞紅了臉道：不瞞你說，我把姓丟了，我十年以來，就是跟着主人姓。玉如笑道：一個人怎麼會把姓丟了。說着，只管向落霞渾身上下打量，又點了一點頭道：你說這話，一定有緣故。只在這時，便聽到轟的一聲，接上一陣腳板響，直擁到窗戶邊來。立刻便有一陣唧唧噥噥之聲。玉如向着窗戶外道：都是誰？要看就進來看，在外面搗破了我窗戶紙，我是會告訴堂監的。只這一句話，立刻跑進來七八個人，前面兩個，年紀在二十開外，倒像是個婦人，後面跟着五個姑娘，有一個嚷起來道：班長，那不行，那不行，你怎麼和這一個新來的在一處睡，我早就說要陪你，你可不肯呢！她也梳的是童化式的頭髮，一說一蹦腳，頭髮掀起來。玉如道：小桃，你若是不



愛鬧，我早就答應你了。今天可是院長的命令。那兩個婦人，走到落霞身邊，上下一看，笑道：「班長，你找個對兒了，除了您，恐怕要算她漂亮了。」屋子外有人跳了進來道：「新朋友來了，咱們……這一句話不曾說完，只聽到遠遠有個婦人，說着四川口音道：「一下了堂，你們就造反了。在屋子裏和屋子外的，便一陣清風似的，一齊走了。那四川口音的婦人又在窗外問道：「馮玉如在屋子裏面嗎？」玉如答應着，將手輕輕拉了落霞一把，低聲道：「牛堂監來了，出去行禮。」於是拉了落霞一隻手，一路出來。落霞看那堂監牛太太時，是一個矮胖子，一張柿子臉，倒在眼皮下搽了兩塊胭脂。她穿了一件短旗袍，上面的手胳膊，下面的大腿，都露出來，真有飯碗那樣粗細。左手腕上戴了一隻藤鐲，一隻玉鐲，只管叮噠作響。落霞見大家都那樣怕她，這却不能不加以小心，因之對着她

深深的行了一個鞠躬禮。牛太太將那一雙肉泡細眼，向着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便道：你是新來的嗎？叫什麼名字？落霞道：叫落霞。牛太太道：那個和你攀朋友不成？倒好像報台甫一樣，連姓都不說出來。你怎麼初來的人，就向班長屋子裏跑？你是那裏送來的人？這樣不懂規矩。落霞不料走來就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半晌作聲不得。玉如怕這事會弄僵，便走上前一步，輕輕的道：牛太太，這是院長親自帶來的，他吩咐着在我屋子裏住。牛太太聽說是院長親自帶來的，臉上那兩塊氣得向下一落的肉腮，復又平復上去。便道：原來如此，你認識院長嗎？落霞一想，說認識院長，總也不會差，便道：院長從前到過我們主人那邊去過……牛太太笑道：是了，院長他倒是和我提過，他有一個人要帶進來，原來就是你。你既是院長帶來的人，就是我也要讓你和班長

住在一處。你初來的人，那裏摸得着這裏頭的頭腦，你有什麼事只管來問我，我不在這裏，就問班長。我對於在這裏的女孩子們，就看成家裏人一樣，你倒不必見外。院長若在你面前問我什麼話，你總說很好就是了。落霞連答應幾個是。正好鄧媽抱了一床被來，說是院長給落霞的，牛太太笑道：果然院長和她好，鄧媽，你對落霞，另眼相看一點，院長容易知道的。你是不是挑一床厚些的被。鄧媽道：只有這一條了。牛太太道：那就是了。玉如屋子裏分煤球籠火的時候，可以多給她們一點。說着，聽到別個屋子裏有喊聲，搖着手鐲子去了。玉如握着落霞的手，一同到屋子裏去。落霞道：姐姐，難得你的好意，只兩句話，就把這位太太的惡臉翻轉過來，不然，我這釘了可碰大了。馮玉如笑道：說起來真怪，我們倆好像有緣。前兩天我作了一個夢，夢到我有一個妹妹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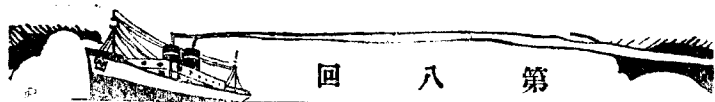


第七回

來了，我歡喜得什麼似的。其實我並沒有有一個親骨肉，那來的妹妹？醒過來自己倒哭了一場。今天我和你一見面，我心裏疑惑着，我莫非真有一個妹妹。夢裏那個妹妹的樣子，我又記不清，我一點癡心，真把你當妹妹了。說時，緊緊的握了落霞的手不放。正是：

相逢淪落兼同病，
便不知心也互憐。





第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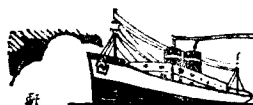
第八回

夜話纏綿可憐兒女意

深居寂寞無奈管絃聲

却說玉如執着落霞的手，呆呆對立着，似乎有萬種心曲要說，而又說不出來的樣子。落霞對於她這一往情深的情形，也不覺受了莫大的感觸。因道：若是不嫌棄的話，我就拜你作姐姐。玉如笑道：我還不知道你多少歲呢？不見得我就是姐姐。落霞道：我十六歲，看你這樣子，似乎要比我大一兩歲。你就不比我大一兩歲，你實在能照顧我，我也是要作你妹妹的。玉如見她如此，便承認是十八歲，笑着以姐姐自居了。因告訴她道：這裏面大大小小，有三四百人，可良莠不齊。有的是從小在這裏面長大的孤兒，有的是從拐子手上救下來的，有的是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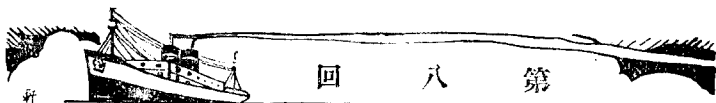
民，有的是從警察廳打官司，分撥過來學好的，以後你和這些人可少往還，可也別得罪誰，在這裏頭，總是可憐的人，說句文，總也是同舟共濟的患難之交，留點想頭給人罷。落霞道：聽姐姐的話，大概很讀過一些書，不知道是怎樣落到這裏面來的？玉如道：我原認識幾個字，到留養院裏來，又讀了三四年書，自然能說兩句不通的文話。落霞道：進來三四年了嗎？進來的時候，那比我小哇，爲着什麼呢？玉如長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道：今天咱們新會面，別談這傷心的話，將來我慢慢告訴你罷。落霞見她不說，也就不便再問，只隨便問問這裏面的情形，原來這裏分作工，讀書，和半工半讀三種工作，看人的情形而論，每天不過五六小時的工作，其餘便是休息了。衣服若不是自己帶來，便是人家施捨的，什麼樣子的都有，說到飲食，玉如却搖了兩搖頭，笑着又不



肯說。不一會兒，只聽到幾聲鐘響，玉如笑道：吃飯去，你可以嘗嘗新了。於是帶着落霞同上食堂來。這食堂是很大的一間屋子，用木板搭着幾丈長的條案，也用木板，搭着幾丈長的條凳相配，一排一排的，由東至西列着，每排棹上，都擺下幾十隻粗飯碗。遠望去，碗裏堆着淡黃色的東西，可不知是什麼？這時，許多人擁了進來，紛紛坐定，玉如也拉着她同在一个畸角上坐下，向東邊一招手道：誰值日？今天這裏添一分。東邊牆下兩隻大木桶放在地上，一個女看守捧着胳膊，站住監視着。就有一個女子，在桶裏盛了一碗黃東西，又在旁邊藤籃裏檢了一小塊東西，放在碗頭，又拿了一雙漆黑的竹筷，送了過來。落霞起身接着，一看那碗，粗糙得像瓦鉢一樣，有兩道裂痕，一個小缺口。碗裏盛的黃東西，原來是小米飯，但是煮得稀爛，粘成一堆，一粒也分不出來。碗頭



上放着一塊五分寬一寸長的東西，用筷子夾起來一個，有些腳泥臭，好像是鹹蘿蔔條。這東西吃倒無所謂，只是氣味難受。於是依然放下，用筷子將小米飯一挑，正待嘗一嘗。這一嘗不要緊，一條一寸多長的米蟲，隨着筷子向外一翻，蟲的頭是紅的，尾是黑的，身子一節一節，倒有些像野蠶。落霞嚇得將筷子一縮，人也一閃。玉如微微一笑，低了頭輕輕的道：「你把蟲挑了去，還是吃罷，這裏每餐都是這樣的。你若是不吃，那就會餓死。」落霞一看四週的人，大家都是行所無事的吃着。隔座一個女孩子正用筷子夾了一條蟲向地下一摔，她依然低了頭，挑着小米粘塊，繼續的向下吃。落霞一想，這樣子是很不足為奇的，大家都吃，我又怕什麼蟲？因之只當閉了眼睛，勉強吃幾口。那小米飯吃到嘴裏，水沾沾的，不但清淡無味，而且有許多砂子，攔着牙齒，那裏吃得下，



第八回

只吃小半碗，就放下筷子了。玉如雖然是個苗條的個子，她吃起來，倒勝過落霞，那一大粗碗，幾乎都吃下去了。她見落霞早放了碗，却對她微笑了一笑，然後牽一牽她的衣服道：走罷，不吃飯，仔細人家說你是小姐。落霞自信是個能吃苦的人，不料到了這裏，還會成了小姐，這也只好加一步的忍耐了。所幸自己所派的工作，完全是讀書，終日和玉如在一處，倒不寂寞。同班有五十個女子，都是姑娘們，上完了課，大家找一點遊嬉，精神上却也得着不少的安慰。只是自己來的時候，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這換洗衣服，可發生了問題，呈明了院長，發下一套黃色單軍衣，一雙破藍布襪，都是又大又髒的東西。落霞拿來，洗了又晒，晒了又洗，足足忙了兩天，然後才拿到屋子裏自己去剪裁縫補。玉如看她忙得那樣，也幫着給她縫褂子。落霞道：你不必管，讓我自己慢慢來。

罷。好在在這裏是混光陰過。軍衣平常有四個袋，偏是這件褂子破得奇怪，連一個袋都沒有。玉如道：裏面當小褂子穿的，沒有袋也就罷，非把它縫上不可嗎？落霞盤了兩腿坐在坑沿上，兩手抄着一條縫的褲子，半晌停了針，向着玉如微笑。玉如道：這有什麼可笑的，難道穿這種衣服，還愛什麼漂亮嗎？落霞搖了一搖頭，眼皮一撩道：照說我是不應當瞞你的，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說出來，你要知道，我在小衣裏縫兩個口袋，那是有用意的。玉如也坐在坑沿上，却站了起來，拍着她的肩膀道：看你這小鬼不出，你倒藏着有私財呢。多少錢？打算留着做什麼？落霞道：我那來的錢？若有錢，小米粥把腸子都吃糙了，我也要買一套麻花燒餅換換口胃了。我這東西可以給你瞧，可是……說着她一笑道：好姐姐，你可千萬別告訴人。玉如見她這副神情，就猜着必定

另有緣故。因道：我幾時說過你多少事了，你倒怕我說落霞於是伸手在懷裏摸索了一陣，將江秋鶩寫的那一封信，遞給玉如，自己却突然抄起自己手上做的東西，將臉蒙着，伏在玉如的肩上。玉如一看信封上的字，就明白了。笑道：小鬼，你倒會，別鬧，等我仔細的研究研究。於是將落霞一推，向房門外看了一眼，然後將門掩上，坐在炕的一個犄角上，將信囊抽出，從頭至尾，仔細看了一遍，將信筒好，向坑上一扔道：這也無所謂，也值得隨身法寶似的，這樣看得重。落霞本躺在炕上，檢起那封信，在炕上打了一個滾，笑道：你別藐視人，這樣的信，你有幾封？說着，又跪在坑上，抱了玉如的頸子。玉如笑道：這大丫頭，說出這種話來，你也不害臊。將嘴一披，用一個食指，在臉上爬了一爬，落霞放了手，正襟坐在坑上，對玉如道：姐姐你別那樣說呀！我長這麼大，有那個能像

他這樣照顧我的？我也是一個人，怎麼不懂好歹？玉如笑道：這樣說，你把姐姐都比下去了。落霞笑說：你別繞着彎說話，我們是患難之交，可不能和人家打比呀。玉如笑道：我真不料你還會有這樣一擋子事，你既然說我比他的交情還厚，你就把這事說給我聽聽看，你若是有一字相瞞，你就算對我不住。落霞道：我當然願意告訴你，讓我們睡覺的時候，細細的談着，也不怕人聽見，你看好不好？玉如笑着點了點頭，這天巴不得馬上就晚了，好來問一問這詳細情形。到了晚上，各房裏的燈火，還依然亮着，玉如便催着落霞睡覺。一面將被展開，將衣服捲了一個長枕頭，二人睡在一個枕上，就喁喁細語起來。落霞將江秋鶩第一次相識，以及自己救他出險，他又來信道謝的話，說了一個澈底。玉如道：這樣說，你是很愛他，他也很愛你的了。落霞道：我不夠資格，他也

未必會愛我一個丫頭出身的人。玉如道：那是難說的。你這人有點自暴自棄，你有那樣一個好機會，爲什麼不回他一封信，與其到這裏面來吃苦，何不讓他接濟你一點款子，你自謀出路呢？你想，他能接濟你的錢，自然會給你找一個安身之所的。落霞道：其先我得了他的信，我只是發愁，有錢也沒有辦法。後來我也想求佛求一尊，請他給我找個出路，可是來不及寫信了。現在轉到這裏面來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今生今世，唉！只好算了。玉如將手伸過去，在落霞身上搥了一下，笑道：你真是不害臊，十幾歲的孩子，想爺們想得嘆氣。落霞道：好哇！你騙着我，我把話說了你倒來笑我。那不行，你非把你的事情告訴我不可，那不行，那不行。說時，兩腳一蹬，在被裏滾將起來。玉如將手按着道：別鬧別鬧，我不笑你就是了。落霞道：不笑也不行，你得告訴我你的事情。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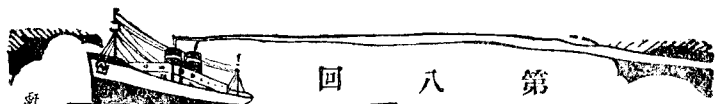
又滾起來。玉如按着她道：你別鬧，聽我說，於是起來將被蓋好了，重新睡下道：你想想，我是十五歲進裏面來的，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懂得什麼？可是天下事也難說，說着，格格的笑起來了。落霞道：這笑得有緣因，一定有緣因，你說不說，你若不說，我就咯吱你。說着一伸手，就向玉如脅下伸來。玉如一翻身，滾出了被外，睡到了蘆席上了。落霞倒很自在的躺着，笑道：我看你說不說？你若是不說，你今晚晌別想睡覺。玉如道：你千萬別動手，我說就是了，你再咯吱我，我就要惱的。說着，牽了一隻被角，緩緩伸進腿來。落霞道：你躺下罷，只要你肯說，我又何必鬧呢？玉如躺下來，咯咯的又笑了一陣，身子向後一縮。落霞道：你瞧，被讓你一個人捲去了，你安心躺下罷。玉如躺在枕上，半晌，笑道：等我想一想罷。落霞道：你真不肯說嗎？我又要……玉如道：我告訴你，我告訴你，你別

動手。從前我們這留養院，地方很小，原不在這胡同裏的。去年夏天，由那個老地方，搬到這新地方來，我跟着幾個女看守向這邊搬東西，接連跑了四五天的路。我在半路上，老遇到兩個人，都在二十多歲。一個人滿臉長着紅酒泡，穿着綠綢長褂，很輕佻的，一個穿着白長衫，可比那人老實的多，年紀也輕些。有一次那個穿綠綢衫的說，喂！你瞧，那和你棹上那個相片，不差不多嗎？不要就是她？那穿白衣服的說，別胡說，讓人聽去什麼意思？落霞道：就是這樣一句話，你也當作是一件得意的事嗎？玉如道：自然還有哇，就是搬到這裏來的第二個月，院長帶了我們去參觀各處的學堂。參觀到一個第十中學，是最後一個學堂了，這事真湊巧，我說的那個人，他也在這裏。落霞笑道：那就好極了，你可以知道他姓甚名誰了。玉如道：可是湊巧之中又有些不湊巧，因為我

去參觀的那一天，他自己並不在那裏。我們參觀教員的臥室，看到牆上掛着一張很大的半身相片，那正是他。在大相片下面，玻璃裏面，夾着一張四寸小照片，那照片上的人就是我了。我這張照片是夾在舊書裏的，後來失去了，我猜着一定是倒字紙簍換洋取燈兒（註：即火柴）換吊了，自己只可惜呢。不知道怎樣會落到他手裏，又不知道他何以這樣的看得起我那張相片？從此以後，我總會想到這件事，自己也不解什麼緣故，我就記着那人了。這是我平生一件傻事，你可真別告訴人。落霞道：你真比我還傻呢。你沒有知道那人姓什麼嗎？玉如道：參觀的那一天，我聽到有人說這是密斯脫李的房子，大概那人姓李了。落霞道：真不湊巧，那天倘若遇見你，他知道你是留養院的女生，那一定會來領你的。但是，你不會寫一封信給他嗎？玉如笑道：你也是

女孩子，把女孩子看得這樣不值錢，憑什麼我寫信去找他？再說，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若是把信寄錯了，寄到別人手上去了，那豈不是一場笑話？落霞道：照你這樣說，你白發一陣傻，可沒有什麼辦法了。玉如笑道：別胡說了。睡罷，有辦法怎麼樣？沒有辦法，又怎麼樣呢？說着，她掉轉身去，用背朝着落霞，就睡覺了。落霞自知道玉如的事情以後，兩個人更是無話不談，光陰易過，不覺已是春末夏初的日子，一日正在教室裏上課，正是一個老先生講修身課，誰也不聽，都在唧唧噥噥的談話，和平常大家談話的樣子，大不相同，似乎是發生了一件新鮮事情一樣。玉如雖然也在這教室裏上課，因為是分級教授，座位隔着很遠，落霞却無法子去問她，向她看時，她只是點着頭微微的笑。及至下了課，大家向外蜂湧而出，好像是搶着去看什麼拿什麼似的。同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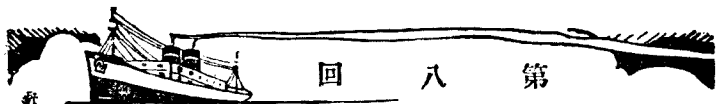
董小桃，是個喜歡蹦跳，沒有脫童心的孩子。落霞一把抓住她道：今天大家亂什麼？你準知道。小桃道：你怎麼會不知道，今天照相啊。你的相片，掛到招待室裏去，一定是吃香的，不定有多少人要找你呢。落霞道：你是個機靈鬼，什麼全知道，照了相讓人家瞧去，這事我可不幹。小桃道：你不幹也得成啦。這留養院裏的小米飯，可不讓你吃一輩子呢。走罷，都上前面禮堂上照相去。落霞先不理她，自向裏面去，恰是那堂監牛太太由裏面迎了出來，因道：大家都要照像，你到那裏去？說着，伸了兩手一攔。落霞遇到這位堂監，可不敢不去，只好隨着她後面，一同到禮堂上來。大家可不進禮堂，就在禮堂外面台階下，擺着一架照相機，一個照相的站在傍邊。台階下，站了一排女生，走過去一個，就照一個，照完一個，走開一個。這些照相的女生，沒有一個不含羞答答的。但是



那黃院長正顏厲色的，站在院子當中，只管向大眾望着，大家也不敢不照。落霞因牛太太監督着，低了頭向排着班的隊裏一擠。後面的人，一步一步向前推着，走到照像機前，胡亂照了一下，掉頭就向裏面走。走到屋子裏，只見玉如用一隻手放在那條木板棹上，撐着頭，只管看了窗子外的天。落霞笑道：「姐姐，大家都去照相，爲什麼你一個人躲在屋子裏？」玉如道：「我上次冬季就沒照相，這次更可以不照了。」落霞道：「剛才小桃對我說，留養院裏的小米飯，不能養我一輩子，難道又能養你一輩子嗎？」玉如道：「明知道是不能的，可是你還不知道呢，每到這院裏招領的時候，只要相照得不錯，一天就有好幾遍人請了出去說話，麻煩死了。一個做姑娘的人，送出去給人家看，讓人家挑，這事我有點不服氣。」落霞道：「就是爲這個嗎？可是找你出去，是讓你看人家，不是讓人



家看你，你的相片，已經讓人家看過了。看看就讓人家看看，要什麼緊？你不答應，他還能捏了一塊肉下去不成？玉如笑道：你這丫頭，統共進來多少時，就關得想外邊發瘋了。落霞道：我發什麼瘋，到了這步田地，沒有法子罷了。譬如我今天不去照相，牛太太能答應嗎？倒不知你上次怎樣躲過的。玉如道：我是裝病躲過的，其實我也並不是要一定躲過我就是心裏想着，沒有一個合意的人來領我，我是不出去的。但是關在這裏頭，那兒找合意的人去？找不着合意的人，掛了相片出去，是白多一道麻煩。說畢，深深歎了一口氣，然後向坑上一倒，倒着身子睡下了。落霞道：你說我瘋，你纔是瘋了呢？我想你指的合意人，不必就是你所說那個姓李的，至少也要和他差不多。但是你不把相片拿出去，又怎樣引得了合意的人來？天下事是難說的，也許你相片子掛出



第八回

去，有一天大風把那姓李的括了來參觀，一下子看到了，一個鍋要賣，一個要買鍋……哈哈。落霞沒說完，自己倒先笑起來了。玉如對於她的話却不理會，站了起來，靠着門框，呆呆的望着天，一聲也不響。落霞笑道：越說你越裝瘋了。玉如道：我才不裝瘋哩。你聽聽這外面，是一些什麼響聲。落霞聽時，原來這院牆外有幢洋樓，常常有一種音樂合奏的聲音，送了過來，這時，音樂又響了。這音樂裏面，有些像胡琴琵琶，有些像笛子笙管，隔着牆，聲音雖是不大，却非常好聽。落霞道：這是什麼人家，這樣快活？玉如道：據鄧媽說，她天天走那門口過，是個歌舞團的練習所，裏面也全是女孩子。她們出門，打扮得花蝴蝶子似的，常常坐汽車，也常看見許多穿了西裝的青年人當聽差一樣，在後跟着。同一樣的女子，爲什麼我們就鎖在這老屋深院子裏……落霞笑道：別說

了。歌舞團我看過的，人家正能在台上露出白腿子給人家看，你連相片也不肯掛，也想穿西裝的當聽差嗎？玉如倒不理會她開玩笑，又偏着頭聽了下去。正是：

悠然神往非無意，

路斷昭陽自古愁。

第九回 索驥一仇人尙追囚鳳 牽絲三月老故獻藏珠

却說玉如靠門站定，只管聽出神了。落霞笑道：老聽些什麼？反正也飛不出去，依我說，你還是依了我的話，去照一張相，難道你願把青春年少，在這裏面消磨掉嗎？玉如將腳一頓道：好！我依了你去照相了。說畢，就走向前院去了。不多一會兒，她走了回來，兩臉通紅。落霞笑道：恭喜呀！你這相一掛出去……玉如道：連你也笑起我來了嗎？你呢？落霞道：我反正是願意照的，那沒有什麼，你原來可是不願意露的呀。玉如道：你別高興，過兩天瞧麻煩罷。說着，她臉上有一種愁憂之色，好像新有什麼心事似的，竟自睡覺去了。落霞自照了相，也覺得心裏添了一



件心事一樣，有點不自然起來。過了一個星期，果然慢慢的感到麻煩，前面傳達的警察，一天進來四五遍，說是有人請出見。玉如也是一樣，忙得像要人一樣，倒爲見客所困。原來這留養院的規矩，每逢春秋冬三季，發出招領的佈告，同時也把發配女生相片，掛在接待室隔壁一間屋子裏。來領女生的人，看好了相片，然後填明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請女生到接待室來，當面接洽。女生有女看守陪伴，男生有警察陪伴。見面之後，女看守代女生盤問一切，若是不同意，女生自走。若是同意，領女生的就要備三家殷實店保，捐款呈領。女子們自然愛青年的，可是留養院爲着女生的終身安全起見，只注意領女生者的人品與職業，爲了這個，她們對於婚約的承諾，也不能不十分考量，免得答應了批駁下來，反而沒有意思。玉如和落霞又都是滄海曾經的人，到這裏



第九回

來領取女生的，那有多少英俊人物，因之有一星期下來，她們每次出去，都是一見面，問話不終場，就回轉來了。到了後來玉如落霞都假裝着有病，不肯出去。她們有三天不出去了，這天前面的傳達警察，又同着女看守鄧媽，要落霞出去。落霞道：我病了三天了，你們不知道嗎？警察道：姑娘，你今天可得出去一下子，好在同意不同意是你的事，難道人家和你爲難不成？這個人是警察廳督察長介紹過來的，總得給他一點面子。不然，人家照着我們章程打官話，我們可說不過去。鄧媽道：你去一趟罷，省得牛堂監來了，又要說閑話。落霞一想他們的話也對，就跟了他們一路到接洽室來。照規矩，女生和來領取的男子，相隔着一張大餐棹子，這是早有警察知會好了的。這次，那男子却不然，早早的站在門口等候，落霞一進來，就和她對面相撞，這一下子，倒不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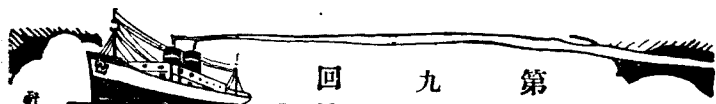
她不向後一退，口裏也失聲突然吐出一個呀字來。定了一定神，不待人家開口，馬上轉身就向裏院去。鄧媽一伸手將她一把抓住，問道：姑娘姑娘，你這是作什麼？不怕人家笑話嗎？落霞忽然臉色一變，兩行眼淚，由臉上直滾下來，指着那男子道：他，他……鄧媽執着落霞的手道：怎麼了？你別急，慢慢的說。落霞道：他叫朱柳風，是我們老爺的內姪，在老爺家裏，他害得我要自殺，怎麼他又尋到這裏來了？朱柳風不料她一見之後，倒亂嚷起來，先是楞住着一聲作不得，頓了一頓，才含着笑意道：落霞，過去的事，我很對你不起，我姑母表姐，都回南去了。現在我特意來和你道歉。你是因為我到這裏來的，設若你願意和我和解了。我可以……落霞頓着腳只管哭，指了他道：這是有規矩的地方，你少來，你這種胆大臉皮厚的人，你有臉見我，我還沒有臉見你呢。說時，



拖了鄧媽，哭着進去了。朱柳風手上拿了帽子，兩手向外一揚，肩膀聳了兩聳，冷笑道：這丫頭，好厲害！但是我姓朱的也不是好惹的，你躲在這留養院裏，我就沒奈何嗎？說着，將帽子向頭上一蓋，兩手向褲袋裏一插，冷笑着走了。這傳達警察，倒替落霞捏了一把汗，忙進去報告，落霞還在裏面屋子裏哭呢。警察道：姑娘，你這件事，可做得冒失，你不想想，我們這裏歸警察廳管嗎？他有督察長介紹着來，一定還可以請督察長和你爲難。落霞道：不要緊，這是慈善機關，反正慈善機關不能害人，也不能把我搶出去。警察是個老頭子，聽了她的話，摸着鬍子，搖擺着頭出去了。依了落霞，還停不住哭，還是玉如罵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非要引得大家來圍住你看個稀稀罕兒不止嗎？落霞也覺她的話不錯，這才停止不哭了。心裏對於朱柳風一來，也就雲過天空，不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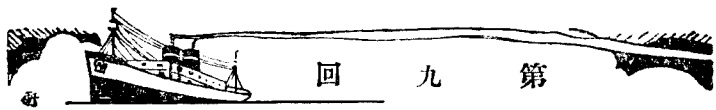
點痕跡。又過了一天，院長却派了人來，叫落霞到辦公室去問話。黃院長一見，便皺了眉道：你到院裏來了這樣久，怎樣還不懂得規矩。人家來領你，對你總是好意。答應不答應，在乎你，爲什麼開口就傷人？落霞道：我明白了，院長不是說的那個朱柳風嗎？院長，你是不知道這件事的內容，你若是知道，恐怕也不肯答應他吧？於是就把上次朱柳風鬧的笑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黃院長點了點頭道：這事也難怪你生氣的。這種人還有臉到這裏來見你，這也就不可解了。不過他和警察廳督察長的交情，很是不錯，督察長通了一個電話給我，說女生這樣對待來賓，壞了規矩，非嚴辦不可。若是不辦，將來大家都這樣子，這留養院還有誰敢來呢？我在電話裏答應了重辦，可是據你一說，我又怎能重辦呢？現在只有一個法子，並不怎樣辦你，對外說話，可是已經重重的



第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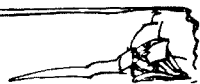
辦了你了。怎麼樣辦呢？就是把你的相片收回一些時候，當你是罰着留院了，你願意不願意呢？落霞先聽到要重辦？不知道要怎樣的重辦，站着一邊，心裏只管卜通卜通的跳。現在聽說是不過收回相片一些時候，這太不成問題了，便道：這樣辦我，我是很感謝院長的了，至於要收回相片的時候，長久一點也不要緊，只望那姓朱的再不來搗亂就是了。黃院長以爲她對於這種處分，必定是十分不願意，所以事先說明，時候不久，現在她倒願意把時候放長些，這個孩子也真是強項，當時就點了點頭，讓她回去，就在這一天，將相片陳列室裏落霞的相片，給她取消了。也就從這天起，落了一個清淨，落霞不用得到接待室來見人了。玉如本來就懶於出來，爲了落霞這件事，她很抱不平。以後有人來要求接談的，就先問問傳達是怎樣一個人，說的不大對勁，就推

說病不好，懶見得了。一連有了一個星期，這事讓黃院長知道了，也把她叫到公事房裏去問道：玉如，我看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難道這一點事，你都不懂。在我們留養院裏的女生，總要擇配，才能出門的，你不願擇配，難道就在留養院裏住上一輩子嗎？黃院長靠住椅子背斜坐着，望了她，不住的摸着鬍子。玉如也沒有什麼話說，只將一隻右手，把大襟上的衣扣，一個一個用指頭擰着，却只望了黃院長棹上的文具出神。黃院長見她目光射在文具上，也就跟着看看，但是這文具上面，並無若何可以注意之處，倒反爲她一看呆住了。再看她時，她還是用手擰着紐扣，一句什麼也不說。黃院長將右手伸在棹上，指頭是輕輕的拍着棹面。左手的肘拐子撐了椅靠，手牽住幾根下巴下的長鬍子梢，也就只管向玉如望着。忽然笑着點了一點頭道：我明白了，你自負



第九回

還不錯，不肯隨便找一個人就算了，對不對？可是你要想學在外面的女孩子一樣，要找一個白面書生，這事可不容易。因為是白面書生的人，他不至於到這裏來找人才呀。不過我覺得你要跟一個俗不可耐的人去，也是可惜。這樣吧，我來拿你兩張相片，託託我的朋友，給你去找一找看，在外面介紹好了，只到院裏來過一套手續就行了。有了你的相片，再把你寫的字，做的手工，給一兩樣人家看，我想真有眼睛的人，一定可以打破階級的念頭來領你的，不過個個人要這樣辦，我院長辦不到，公事上也說不去。只給你一個人辦，我院長可有點心不公。我把話告訴你，你還得保守秘密呢。玉如依然不作聲，却是咬着牙，抿了嘴唇笑。黃院長道：現在我的話都說了，你也應該說一句，你究竟樂意不樂意呢？你再要不樂意，我可沒有法子了。玉如勉強忍住了笑道：



既是院長這樣說了，就照着院長的話辦得了。黃院長道：這樣說，你是同意了，那就很好，你回房去罷。玉如聽了他的話，不但不回房，倒躊躇起來，站在那裏只是微笑。黃院長道：怎麼樣？你有什麼要說的嗎？玉如笑道：沒有什麼話。黃院長道：沒有什麼話，你可以走了。我知道的，你們見着我規規矩矩說話，可是一件苦事。玉如於是慢慢走了一步，却又回轉身來笑了。黃院長道：怎麼樣？你有話說嗎？你有什麼話，儘管說，不要緊的。玉如道：我有一……黃院長道：有什麼？你說呀。你若不說，倒是一件障礙了。玉如笑道：我倒有……這三個字以下，又說不出來，又搖着頭道：沒有什麼，不必說了。黃院長看她那樣子，無非是害羞，她既是不肯說，也就不便逼着她說，便道：你不必說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反正我給你找着了人，還要得你的同意呢，我又不是父母，可以胡亂給

你作主。玉如笑道：院長，你誤會了，我不是那樣說，可是我要說的話，也是白說。於是笑着去了。黃院長自笑道：這個孩子也不知爲了什麼？只管這樣語無倫次的說着。嘻！一個人到了婚姻發動的時候，總會糊塗的。不過他雖這樣說，對於玉如的婚事，却依然是留意。當天就拿了玉如一張相片，一張文稿，和一件綉花的手絹，放在自己皮包裏。這皮包是自己常帶出去的，以便遇到了相當的可託之人，就託人去介紹。當這皮包帶在身旁的第三天，就遇到一個介紹人了。這人叫李少菴，是大學裏一個窮講師，爲人却還老誠。黃院長因在公園裏散步，無意中碰到了他，一把將他拉住，在一個大樹後露椅上坐下。笑問道：你的及門弟子，自然不少，我有一頭婚姻要來撮合，能不能給我找個少年老誠，能解決生活問題的人？李少菴笑道：這種人才，可不易得呀。要說我



的及門弟子，一來我是個講師，二來又是個不出名的講師，對學生沒有多大往來。少年老誠的人，儘容易找，能解決生活問題的，就不容易了。黃院長聽他如此說，就把相片文稿手工，一齊交給少菴看，笑道：這樣的人才，懸着我說的一個目標去找丈夫，不算唱高調吧？少菴將東西接過，一樣一樣的看了，又拿着相片，仔細在手上端詳了一會，笑道：這的確是個人才，你先說有一頭婚姻撮合，我以為還是那裏的小姐，原來是你們那裏的女生。你們那裏的規矩，不是有人上門自薦的嗎？爲什麼還要院長親自出來找呢？黃院長道：這就因爲是你所說的，是一個人才了。不過雖然由我出來找，但是自薦的那種手續，還是要的。我之所以先要找人介紹，也無非是免得老是待價而沽的意思。是我們那裏的女生，就不願撮合嗎？少菴道：決不決不可惜我已經有了太

太。若是我還沒有太太的話，我就要毛遂自荐了。你所懸的目標，學生裏面沒有，朋友裏面或者有，把東西留在我手裏一個禮拜，待我的回信，你看如何。黃院長笑道：你存留着可以，但是不要逢人就拿出來。少菴道：當然，至多我是露出來三次而已。黃院長拱了一拱手，連說謝謝。談了一會，各別而去。李少菴將這三樣東西，帶了回去，拿着和他夫人同觀，又把拿來的意思說了。他夫人靜文笑道：這個姑娘很好，你可別亂作媒，東西放在家裏，不許帶出去。男子漢沒有好的，總是把女子當玩物，你要帶在身上，又會當玩意兒似的逢人現寶了。若是有人願進行的話，可以引到家裏來看相片，我也可以當一個參謀呢。少菴對於他夫人的話，向來是極端遵從的，夫人既是這樣說着，就把相片放在家裏，不曾帶出去。不料自己事又忙，這種非業務上的事，最容易忘了。

過了一天又一天，一直過了五天。少菴忽然想起來了，答應一星期將東西交還人家的，現在只剩兩天了，事情忘了和人辦，東西却放在家裏。因笑對夫人道：都是你要我將東西放在家裏，你瞧，把人家一件好婚姻耽誤了。靜文笑道：你自己爲人謀而不忠，倒說起我來。你瞧我終日坐在家裏不是？我倒給人找着一個主兒了。少菴道：你找的是誰？不見高明吧？靜文笑道：不見高明嗎？是你的好朋友呢。我提的是江秋鶩，你看怎麼樣？少菴笑道：胡鬧了。他在上海，這邊在北京，兩下不接頭，怎樣談得起來？這不是平常的婚姻，可以用書信介紹的。靜文道：這個我有什麼不知道，他已經回北京來了三天了。昨天來訪你的，恩恩的就走了，我沒有來得及和他提，我約了今天晚上在我們家裏便飯，回頭我們一面吃飯，一面和他說起，大概他能接受的。少菴道：這却有點困

難，秋鶩很自負的，未必肯到留養院去找人吧！靜文道：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有這種人才，加上我這三寸不爛之舌，說着，她眉毛一揚道：真許能成功呢。少菴笑道：但願如此，我們是一好兩好。當時夫妻倆商量了一陣，到了下午六點鐘，江秋鶩果然來了。少菴聽到他在院子裏相喚，便迎了出來，握着他的手，深深搖撼了幾下。笑道：你上次怱促出走，我很替你擔心，所幸平安無事了。我知道你在廣州上海，很可以安身，不料你會北上的。秋鶩道：我也不曾自料到會北上的，爲了一個朋友，不能不來，可是到了這裏，打聽得我那朋友，前幾個月全家南下了。爲了他來，偏遇不着，掃興得很。少菴笑道：不要緊，我可以給你找一件極高興的事，就把興致提起來了。於是攜着他的手，一直到上房裏來坐。靜文由內房裏先笑着出來道：好極了，江先生居然來了，若是不來……

少菴望了他夫人一眼，笑道：有話慢慢的說罷，說快了，減少興趣的。秋鶩道：你二位今天有什麼事可以增加我的興趣，這樣欲擒姑縱的，我想決不是嫂子做的幾樣好菜而已。靜文一隻手拿了個紙包，正放在背後，就拿了放在棹上，用一隻手按着，笑道：先說破了，吃飯時候，你更高興了。於是將紙包裹一張文稿，先抽了出來，遞給秋鶩道：你看看，這篇文章怎麼樣？秋鶩看時，乃是一張窗稿，題目寫着北海遊記，通體倒也清順，還套了不少的成句。最後有幾句道：

於時也，夕陽西墜，紅霞滿天，殘荷淺水之外，有一水鳥憂然而起，斜拂東邊樹叢而去。烏既云歸，予亦遊倦知還矣。

秋鶩笑道：是了，你們說着文字裏面道着了我了。後面這幾句話，不明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成句，套下來的嗎？倒難爲他，化得一點痕跡沒

有。我這秋鷺二字，也很容易說着的，也不見得有趣。靜文道：你看看那字，多秀嫩，那是女學生做的呢。秋鷺道：女學生做大文學家，大文豪……靜文連連搖着手道：不對，不對！說出來，你要大吃一驚，人家是留養院裏一個留養的女孩子。秋鷺本坐在一張軟椅上，呀了一聲，站起來道：這可了不得，這起碼要初中畢業的學生，纔做得出來，真是何地無才了。靜文依然手扶了棹子，將腳在地下輕輕的敲着，望着少菴微笑。少菴也就微笑點了點頭。靜文道：這還不算，你再瞧瞧她的一雙小巧手。於是抽出那條綢手絹，向秋鷺面前一擲。秋鷺拿起來看時，一條白絹子，上面綉着金魚水藻，非常的細緻，於是又坐下來，將那塊花絹，用手託着細細的看。靜文笑道：你看這女孩子怎麼樣，不錯嗎？秋鷺道：以留養院裏的女孩子而論，當然是極優秀的分子，大概歲數不小了。靜

文向着少菴格格的笑起來，笑了一陣，又坐下來，將手枕着頭，伏在椅靠上笑。秋鶩道：我這一句話，也問得極是平常，何至於笑成這樣。靜文這才抬起頭來，用手推着少菴笑道：成功了，成功了。秋鶩楞住了，倒莫明其妙。少菴道：你還有第三步沒做呢，怎麼就說成功了哩？因在紙包裏拿起那張覆着的相片，先向秋鶩一照，然後將相片送到他面前去。他接着相片一看，突然站了起來道：呀！是她，搖搖頭道：不見得吧？兩手捧了相片，偏着頭，凝神看了許久，一拍棹子道：是她是她，決計是她！少菴夫婦這倒反爲他呆住了。正是：

衆生顛倒何從問，

玄妙無如造化兒。

